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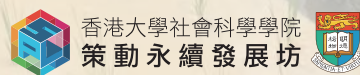
「永續荔枝窩」計劃於2013年10月啟動，為期四年，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牽頭，夥拍香港鄉郊基金、綠田園基金和長春社，並得到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支持。計劃旨在活化荔枝窩並藉此探索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模範，讓鄉郊能在永續發展基礎上活化。計劃為此進行了農地復耕、社區活化、教育及研究，集中建立社會創新及跨界別協作。在推行這些項目的過程中，策動永續發展坊與荔枝窩村民緊密合作。

「永續荔枝窩」計劃已於2017年9月圓滿結束。在這個基礎上，策動永續發展坊獲得滙豐進一步的支持，繼續推展有關荔枝窩的工作。計劃的新階段「滙豐永續鄉郊計劃」為期四年。由2017年10月起至2021年9月，工作將聚焦於提升活化程度，創造更多夥伴合作關係，建立社會經濟模式，並成立鄉郊永續發展學院，從而促進荔枝窩以至本港其他鄉郊村落的永續發展。



永續荔枝窩 — 農業復耕及鄉村社區營造計劃
<http://www.socsc.hku.hk/psl/laichiwo/>

出版單位



支持單位



採用環保油墨及再造纸印製

荔枝誌

「永續荔枝窩」四年回顧及展望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 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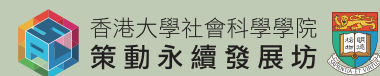
荔枝誌

「永續荔枝窩」四年回顧及展望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 編著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自1967年成立以來，不斷向前發展，與時並進。學院由地理學系、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心理學系、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會學系和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組成，並設有六所跨學科研究中心。通過鼓勵全球參與、著重區域的重要性及與全中國接軌，學院致力促進社會進步和為培育未來領導作出貢獻，悉心孕育具有批判思維和全球視野，同時兼備關懷社會和擁抱多元價值的公民，能夠為改善社會作出貢獻。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以構建可持續發展為使命。我們致力透過以實證為本及創新的政策方案推動相關政策的討論及執行；提升公眾對可持續發展重要性的認知；促進跨界別合作；並推動持份者參與。為加強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能力，我們的工作聚焦於五項公共政策課題的知識培育和應用，包括：

- 政策工具的設計
- 公私營部門協作
- 公共政策議程的設定及倡議
- 政策評估
- 公民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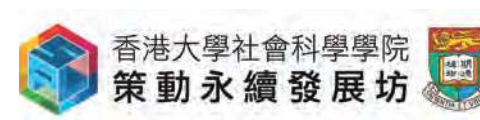


永續荔枝窩

農業復耕及鄉村社區營造計劃

此相片故事集屬於「永續荔枝窩」計劃的一部分，
記錄了計劃過去四年的發展歷程和參與者的故事。

主辦單位



支持單位



合辦單位





目錄

序一	06	自然與文化交織的農村生態系統	50	荒地種黃金？荔枝窩土產薑的故事	117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教授		生物科學學院侯智恒博士、策動永續發展坊高級項目主任梁兆謙、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盧詠鋒，及生物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蘇英健		策動永續發展坊農場經理陳文苑、農場主任溫芷欣及王嘉星	Patty
序二	07				傳統工藝的承繼
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					梁永基
緣起	09	生生不息的荔枝窩：	56		燒製生物炭的開荒小子
策動永續發展坊總監林維峯教授及副總監羅惠儀博士		渾然天成的自然學校			黃旨晉
計劃里程碑	12	長春社保育經理吳英嫻博士			鄉村生活初體驗
		接觸大地：荔枝窩環境藝術工作坊	60		陳玉琮
		訪問環境藝術家及荔枝窩新居民黎慧儀			遇上荔枝窩狗狗
					陳文苑
第一章	16				「湖洋田」
多元協作		第三章			梁秀媚
策動永續發展坊副總監羅惠儀博士		荒田復耕	66		開荒木材的靈活運用
遙鄉窩心 復育同耘	22	策動永續發展坊項目主任梁凱珊			訪問木匠林池師傅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復耕之路	68		荔枝窩・為我的創作生命添上色彩
與村民合作為復興鄉村努力	24	香港鄉郊基金			陳燕明
香港鄉郊基金主席林超英		結合農耕與保育	74		荔枝窩與大地藝術
與原居民合作 建立互信	28	綠田園基金			訪問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麥詠詩
香港大學地理系吳祖南博士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80		建設鄉村基建
有耐性幹實事 城鄉發展尋共識	30	訪問香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陳驥博士和徐倩博士及地理學系柏覓雲博士			訪問香港理工大學工業中心團隊：
訪問荔枝窩兩位村長曾亞七及曾偉業		「三斗種」社區農業	84		工程師李偉志、行政主任陳嘉燕、
薪火相傳 推動可持續發展	36	自然空間			助理技術主任潘家榮、學生成浩然及溫子儒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麥勤鑄、彭日進			緣續
		體會農耕苦與樂			策動永續發展坊總監林維峯教授
		紀小燕			鳴謝
第二章	42				
天人合一					
策動永續發展坊項目經理威曉麗					
與自然為伍	44				
荔枝窩村民分享昔日農村生活					

序一



香港素有「東方之珠」的美譽，夜景聞名於世，是個不夜城。著名的維多利亞港以外，還可以在圍村、自然海岸、農田和風水林發掘到許多寶藏，當中蘊含生活文化、地區智慧和原生動植物。這些豐厚的資源使香港與別不同。

香港是世界上少數地方能讓人在短短數分鐘內從煩囂的鬧市投進郊野懷抱。我本身熱愛大自然，若有機會忙裏偷閒，便會溜到郊外享受怡人的風景、清新的空氣，讓心靈平靜。

「永續荔枝窩」計劃是香港大學近年的旗艦項目之一，結合研究、教學和知識交流，應對永續發展議題。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的支持下，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開展了這項計劃，以實證為本的創新辦法去推動政策制訂和社區行動，為鄉郊活化模式提供依據，替永續發展作出貢獻。

經過四年的努力，這項計劃已取得了成果，我謹向同事們和社區夥伴衷心祝賀。此書既為荔枝窩活化成功誌慶，亦讚揚香港社會多個界別努力合作，同德同心把永續發展的重要議程予以落實。

馬斐森教授
香港大學校長

序二



滙豐紮根香港超過一百五十年，一直心繫社區發展，與市民建立了深厚而互惠的關係，亦與香港一同成長，一同發展。透過支持社區發展，滙豐積極幫助香港社會建立一個更好並可持續發展的將來。

滙豐很高興能夠與香港大學以及香港鄉郊基金、綠田園基金和長春社合作，推行「永續荔枝窩」計劃。「永續荔枝窩」展示滙豐對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為社區的健康發展作出貢獻。

我跟很多熱愛大自然的朋友一樣，曾親身體驗荔枝窩的村落文化和自然景貌。荔枝窩將可持續發展城市的概念實行，把可持續生活的模式帶到我們的社區，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不同的選擇。

我們很高興這個計劃展現了荔枝窩村民、學術界、商界、社區組織以及香港市民為保育香港文化傳統及環境的合作成果，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踏出重要的一步。我期望能藉著這本相片故事書與大家分享計劃過去四年的點滴並共同展望更美好的將來。

施穎茵
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



緣起

策動永續發展坊總監林維峯教授及副總監羅惠儀博士

香港常被視為繁忙的大都會，市區高度發展，經濟活動蓬勃；而佔香港逾七成半土地並有著超過七百條原居民和非原居民鄉村的鄉郊綠野則經常被忽略。這些鄉郊地區及傳統農村文化是香港社會環境的重要部分，組成這個城市的歷史及人文生活特性。可是，過去數十年，我們見證了鄉郊地區在急速城市化下的衰落現象，復耕前的荔枝窩就是典型例子。

荔枝窩位處香港東北端，擁有三百多年歷史，是香港現存最大規模的傳統客家村落之一，有悠久的稻米耕作歷史。可是從五十年代開始，村民陸續棄耕，搬遷到香港市區甚至遠赴歐洲謀生，使鄉村日益荒涼，傳統村族文化漸漸沒落，自然環境也因缺乏管理而改變。七十年代後期，周邊的山頭被劃為船灣郊野公園的一部分，沒有車輛能夠抵達，使荔枝窩被隔離。對於村落的未來，村民沒有太多選擇空間，最後一位長住的村民也在九十年代搬離。

城鄉共存並不是新鮮事。國際上不少已發展地區的周邊，甚至在國家公園裏都能找到鄉村小鎮。這些鄉村景觀和房屋佈局長年沒有太大變化，當地人繼續以務農為業，但同時為遊客提供形形色色的旅遊服務，為傳統鄉村經濟引入新元素。這種鄉村社區經濟模式的轉型讓更多人重新認識鄉郊社區及環境的價值，為整個社會保留了重要的生態和文化資產。更重要的是，鄉郊地區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必需的基礎資源，如潔淨空氣、淡水資源、健康泥土、防災緩衝、農產漁產，以及木材等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而所有城市發展根本不能獨立於鄉郊的供給服務。可惜，本地鄉村的沒落令香港社會益發遺忘了城鄉共生的概念。

鄉郊發展並不是只有新市鎮發展一途。香港有大片郊野公園，而在毗鄰郊野公園或被郊野公園包圍的位置有著七十多幅私人土地（稱為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裏面的鄉村和農地多年來沒有發展，已經漸漸衰落，但事實上它們仍然具有重新活化的潛力。但如何適應現代社會變化，同時保留傳統鄉村風貌特色，是鄉郊永續發展的一大挑戰。

為了尋求鄉郊永續的出路，香港大學學者與一群關心香港發展質素的同道中人一起構思活化荔枝窩的可行性。我們發現荔枝窩確實有活化成永續鄉村的潛質：大部分離鄉別井的村民對祖家仍懷有深厚感情，會帶同子孫回村祭祖，修葺祖屋、祠堂和廟宇等，盡力保持村落完整；而且，荔枝窩位處世界地質公園，毗鄰船灣郊野公園和印洲塘海岸公園，區內有被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海灘，亦有「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廣闊的風水林、大片紅樹林，並有農田和濕地，生態價值高，自然資源豐富；再者，荔枝窩的土地業權較為完整，故此較容易將土地資源整合。我們遂組成隊伍，與村民、非牟利環保組織及其他持份者緊密合作，發起「永續荔枝窩－農業復耕及鄉村社區營造計劃」。

「永續荔枝窩」計劃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牽頭，夥拍香港鄉郊基金、綠田園基金、長春社和當地村民，並得到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和香港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支持。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地理系和土木工程系的學者則為計劃的研究項目提供支援。計劃集復耕、科研、教育、環境及文化保育、社區發展於一身，旨在重建荔枝窩的鄉郊社區網絡，促進城鄉健康互動，讓人與自然共榮共生，活化荔枝窩的鄉村經濟。我們為此訂立了五大目標：

1. 以集水區區域管理概念進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2. 以創新及環境友善的農法恢復荔枝窩的農業活動及景觀
3. 重新發掘荔枝窩的社區資產及適度地加以利用
4. 發展荔枝窩成為鄉村永續發展的教育基地
5. 推動更多元、符合荔枝窩永續概念的經濟模式及工作機會

如今計劃已進行了四年，在香港特區政府、村民和本計劃團隊的共同努力下，已經成為鄉村活化的示範項目，不僅在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和本港的長遠策略性計劃文件中獲引用為鄉郊保育例子，而且荔枝窩亦讓香港成為國際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2016 年亞洲十大最佳旅遊景點之一。在 2017 年 8 月，計劃更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赤道倡議」選收入其數據庫。該數據庫展示來自全球以社區及自然為本的優秀永續發展解決方案，而「永續荔枝窩」計劃則是本港首個及唯一獲選的項目。我們為此深深感謝所有支持和參與本計劃的機構和人士。我們特意透過此書呈現荔枝窩的活化故事，與社會分享我們的經驗和成果。

本書集結了計劃團隊、荔枝窩原居民、新居民、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和不同參與者合共四十一篇文章和訪問，並收錄了許多相片（我們將在本書末頁鳴謝提供照片的人士），整理成四個章節向大家全方位展現「永續荔枝窩」計劃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的發展歷程和故事：

第一章：**多元協作** 「永續荔枝窩」計劃以跨界別合作形式推行。主要持份者將會在這章從不同角度講述多元協作的方式和挑戰。

第二章：**天人合一** 傳統鄉村展現了人與自然融和的生活哲學。這章將以村民、研究人員和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講述荔枝窩的天人合一故事。

第三章：**荒田復耕** 荔枝窩的活化是以復耕帶動。由荒田到九個農場，農夫們將在這章分享復耕過程中各種苦辣甜酸。

第四章：**城鄉互動** 城和鄉合一便是香港的整體。要城鄉共榮共生，便需要市區人口和鄉村人口的良性互動。本章收錄了多位因為「永續荔枝窩」而與市區和鄉村結緣的村民和城市人的故事，看看城鄉互動的化學作用。

誠摯感謝為本書撰寫文章、提供照片以及接受訪問的人士。希望社會各界認同鄉郊永續發展的概念，鼓勵更多鄉郊地區以永續模式進行活化。

計劃里程碑



多元協作



第一章 多元協作

策動永續發展坊副總監羅惠儀博士

「可持續發展」（或稱「永續發展」）是一個跨學科、跨地域、跨世代的理念，有賴多元合作共同實踐。「永續荔枝窩」計劃亦同樣需要各類型持份者（包括城鄉、各專業和不同年齡層的人士）積極參與協作始能推行。計劃採用了「校、官、民、商」跨界別的協作模式——由香港大學牽頭，夥拍本地非政府組織，與村民合作共同推行。商界為計劃提供了建議、人手和經費，政府則為計劃提供了公共領域的支援。

過去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成功的協作並不只是持份者各自分工完成工作，更重要是擁有共同理念，並願意緊密溝通尋求共識。這好像是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上在協作模式下各持份者都是決策者（Ansell & Gash, 2007），即大家都是「話事人」，意見分歧少不免，且不一定能即時解決。很多時候各方在互信及共同理念的基礎上帶著分歧起步，要在合作過程中因理解及包容而協調至步伐一致，各方的互動便必須建立在具包容性及靈活的協作制度架構上。作為協作項目，參與計劃的四個組織和村民雖

抱著共同理念，但起初大家對活化的關注重點和目標亦各有不同的看法。期間，團隊內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意見，譬如村民關注原居民生計、農夫關注生產數量、綠色團隊關注生態保育……要平衡各方談何容易！但這正突顯多元合作對永續發展的重要性，透過多方討論，共同決策，一步一腳印。

一直以來原居民被認為是自我保護意識較強的社群，這個計劃卻連繫了社區外的組織和城市人與他們合作。外來者填補了鄉村社區斷層的狀況，提供人力、知識、技術等資源協助復耕復村。原居民接受他們的意見和投入，並開放空間，共同實踐永續發展。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中，外來者不應讓原居民覺得權益被侵犯，也不要越俎代庖地替村民做決定，以免讓他們感到不受尊重。計劃團隊作為外來者，在許多事項上的角色，應是向村民提供建議，或向他們解釋事情的狀況，幫助他們做知情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以及權衡得失，最終應由村民自己來做決定。村莊能適當地開放，讓區外人士成為一份子，共同建立對鄉村的歸屬感，為村子保留本身最有特色的東西，並加以發揮，便最理想了。





本計劃嘗試營造一個廣闊的社區網絡參與荔枝窩的活化和永續發展——由本地及海外原居民、計劃團隊、新居民和義工組成社區，建立互信和新的社會經濟夥伴關係。此外，生態農業復耕、舊建築復修和社區資源研究等均有學者、專家和義工參與其中，涉及跨界別合作。大學的角色便是充當協調和支援者，讓不同持份者互相交流、合作和發揮。

面對氣候變化和永續發展等全球關注的迫切議題，我們相信學術界應當負起社會責任，透過實地行動造福社群。作為「永續荔枝窩」計劃的主辦及管理者，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需就不同議題進行對內及對外的磋商，建立團隊之間的互信及增進社會各界對計劃的認識。作為學術單位，策動永續發展坊備有一些先決條件擔當管理者的角色，例如單位的非牟利性質和前瞻性視野，以及社會對大學的認受性等。對大學而言，

我們相信學術界應當作為社會先驅，藉著科研、政策倡議及教育等方法把永續發展從理論轉化成實際行動。

四年的工作中，協調各持份者是對管理者最基本的要求，更困難的是堅持尋求有共識的發展及解決困難的方案。當中經歷不同方式的溝通、討論、互信的建立和對永續發展的堅持等，豐富了我們的實戰經驗。我們亦相信計劃的跌跌撞撞和喜怒哀樂都能成為香港及其他地區實踐永續發展的參考和借鑒。

參考文章

Ansell, C. & Gash, A. (2007).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 543-571.

遙鄉窩心 復育同耘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黃局長聯同環保署署長唐智強先生(右二)、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林健枝教授(右一)到訪荔枝窩，與策動永續發展坊羅惠儀博士及香港鄉郊基金林超英在復修舊屋群合照。

我年少時，開始遠足穿村。首回始於近四十年前，新界東北環走之行，我匆匆走過荔枝窩古圍村，一見難忘。縱然鄉遙路遠，我仍間中復遊荔枝窩一帶。年復年，見花開花謝，卻心感此處古村漸凋零，復育何期？

地靈人傑，荔枝窩位處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面向印洲塘海岸公園，此客家圍村別具一格，重天人合一傳統。當地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俱茂，包括全港唯一的白花魚藤林，以及被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荔枝窩泥灘。數年前，始聞村內外有心人期盼荒田復耕，復育該處「里山地景」，心願可成？

好人好事，四年來樂見「永續荔枝窩」計劃穩步前行，村民與香港大學、香港鄉郊基金、綠田園基金和長春社，於當地同心攜手復耕農地及營造鄉村。有見該處的保育價值，漁農自然護理署對此計劃亦十分支持，並協助街渡於去年初啟航，以水路定期班次方便遊人直達村口碼頭，大大拉近城鄉連結。

相輔相成，政府亦正推出一系列配套設施，包括一所介紹香港地質資源和客家村的地質教育中心，以及將荔枝窩與沿岸地區、圍村、風水林、銀葉樹林和巨大白花魚藤生長等地方連線的「荔枝窩自然步道」。2017年初，環保署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批核資助予香港鄉郊基金及長春社在該村推行管理協議計劃，他們將透過獲批資助與土地擁有人訂立管理協議，繼續復耕村內荒田及進行生態監察等工作。

城鄉共生，對香港可持續發展意義深遠，亟待村民與城中有心人展示跨界別夥伴多元合作，善用社區知識及資源，以復育偏遠鄉郊。正如2017年《施政報告》所言，政府將繼續以多元和靈活方式，支持及推動民間力量以復育偏遠鄉郊生態、人文及建築環境。此外，政府於2016年12月推出的香港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2016-2021)》涵蓋一系列措施，以促進具高生態價值鄉郊地區的保育工作。以荔枝窩為例，在該處推行的項目正好與《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四個行動範疇中的加強保育措施、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和推動社會參與，互相呼應。

四年回顧，我喜見「永續荔枝窩」計劃已初獲收成，當地生物多樣性亦日趨豐盛。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公布2016年亞洲十大最佳旅遊景點，荔枝窩榜上有名。近期，我沿水路不時重訪荔枝窩，屢見復育新猷，生機勃勃，亦感窩心。在此，我衷心感謝村長、村民、眾夥伴團體、相關政府部門以及為復育荔枝窩多元合作的人士，亦期望大家再接再厲，樹立本土偏遠鄉郊之復育楷模。

復育遙鄉，豈止荔枝窩一處。惟願大家以此為鏡，廣種福田，同心同耘，窩心偏遠鄉郊可永續。

與村民合作為復興鄉村努力

香港鄉郊基金主席林超英



推心置腹，真誠交往。左一順序為荔枝窩的曾偉業村長、村中長老安叔、曾阿七村長和林超英。

香港鄉郊基金成立於 2011 年，目的是創造條件讓有志保育香港鄉郊，為香港大眾長遠福祉作貢獻的人士，透過執行實際的地區行動計劃，一起逐步把夢想實現。

基金成立之後，進行了一連串考察，選定了三個重點關注的新界偏遠鄉村，包括荔枝窩、大浪西灣和沙螺洞。由於各村的歷史和地理有不同的具體情況，所以跟進的方式都不一樣，其中荔枝窩因為天時、地利和人和，取得較顯眼的成果。

基金成立之前一兩年，我和吳祖南博士已經在思索，怎樣可以促進荔枝窩由空無一人的荒村，重新成為有生氣、有常住人口的農村。我們都於少年時期到過荔枝窩，記得這裏的好山好水，以及優美的客家風格建築群，也同時感到任由野草樹叢胡亂長在棄耕的荒田中，任由傳統風格的村屋在風吹雨打下陸續崩壞，任由三百多年歷史和曾經聚居數百人的鄉村淪於湮沒，將會是香港社會的重大損失，未來的香港人將無法知曉前人來港開發的歷史因緣，以及他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智慧，從大自然取得生活所需，卻不損與大自然和諧共處，成就近世才認識到的「可持續發展」。

2009 年我們聯絡上曾任慶春約主席的曾玉安。荔枝窩是慶春約七村之一，曾先生也是鄰村梅子林村長，從教育崗位退休後熱心推動鄉村復興。我們有共同話題，一拍即合。他先後多次引領我們到荔枝窩實地考察，鞏固了我們對荔

枝窩自然環境和人文風貌的印象。每次到荔枝窩要經過沙頭角禁區，再乘船渡海，長途跋涉費時勞累，不過也幸好如此，荔枝窩不在地產商視野之內，得保原來的青山綠水，這是荔枝窩的「地利」。

在荒蕪的田地上，偶然碰上村民曾偉強（David）努力地嘗試用鋤頭翻土耕種。他少年時遠赴海外謀生，飄泊數十年後決定返港定居，可惜家鄉雖在卻空無一人。曾經回家度宿一晚，雖然非常享受故鄉的寧靜，但是全村只有一人的感覺沉重得難以承受，實在無法搬回荔枝窩定居。雖然如此，他始終忍不住間中回鄉，跑到田中，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翻土希望復耕一寸便是一寸。他說已經忘記了耕田的技藝，但是希望離世之日，能夠恢復少年時期所見家鄉之美的三分之一。他對家鄉的深厚感情，令我們這些冷漠的城市人為之動容，也令我們堅定了決心為荔枝窩做點事。

David 的故事同時令我們注意到現在是爭取復村的黃金時段。1960 和 1970 年代離鄉謀生的村民已屆退休之年，他們在村裏渡過少年時期，對故鄉有深厚依戀之情。如果我們能夠盡快把荔枝窩重建成宜居的鄉村，將可以成就他們落葉歸根、回家定居的盼望，建立常住人口較易成功。如果拖延多幾年，隨著歲月凋零，村屋倒塌，恐怕會錯過這個時機，因此我們領會到此刻正是復村的「天時」，即是最佳（及最後）時機。

對於復興鄉村，我們初時沒有甚麼頭緒，不過我們很清楚農耕是客家文化的根本，與自然融合是客家鄉村長存不朽的智慧，建築群的格局是客家村的物質表徵，因此我們多次帶領學者、專家、非政府組織人士、志願者等到荔枝窩考察，涵蓋的領域包括農業、建築、歷史、地理、文化、生態、教育、規劃、可持續發展等，逐步把復興荔枝窩的概念向社會宣傳開去，同時透過跨學科交流，逐步從多角度認識復育荔枝窩必須考慮和照顧的方方面面。

除了實地探訪，我們還組織會面傾談，擴充與村民的接觸，希望一點一滴地建立與村民的溝通和互信。我們有幸與荔枝窩兩位村長曾偉業和曾亞七結了緣，透過交往與反覆解釋我們的意念，成功爭取他們相信我們是為了



從前村民每年都會合力清疏河道。復村第一個任務，便是恢復這些社區傳統，並鼓勵更多城市人參與。

理想而誠心為荔枝窩的未來努力，沒有任何世俗企圖，我們也反過來在村民身上感染了對荔枝窩村的感情，體會到人與土地的緊密連繫，也認識到城市人眼中鄉村人的所謂「排外」其實是團結與對家鄉的愛護。沒有這樣強度的愛護，荔枝窩的村屋應該沒有得到維修，並早已坍塌淨盡。荔枝窩「人不在而屋在」的獨特景象，反映了無可比擬的「人和」。

2011 年香港鄉郊基金成立後，我們持續向各界介紹荔枝窩，多方結緣和擴充聯絡網絡，為心中未成形的計劃在社會上籌建精神支持。2012 年我們開始想像復興鄉村可能參照的模式，組織了一個研討會，由到過外地考察類似計劃的朋友講解人家的經驗，意外地來了三四十人，連兩位村長及村中父老也遠道來到市區的會場聆聽，我們感到十分興奮，看到未來的一點光芒。

2013 年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決定支持由香港大學廖秀冬博士牽頭、及後由林維峯教授領導的「永續荔枝窩」計劃，以跨學科和團體合作模式，啟動復興荔枝窩的行動，以恢復農耕為切入點，配合多元活動，為荔枝窩注入生氣，促使沉睡三四十年的農村甦醒過來。香港鄉郊基金是合作夥伴之一，主要任務是與村民溝通，尋求和推動荔枝窩原居民對計劃的支持和參與，並向村民承租農田作復耕之用，為計劃的開展構建物質基礎。

香港鄉郊基金在此重申，我們將持續與荔枝窩村民配合，在未來的日子，將繼續以不同多元方式為荔枝窩的美好將來努力。



農耕是客家文化的根本，與自然融合是客家鄉村長存不朽的智慧，建築群的格局是客家村的物質表徵。

與原居民合作 建立互信

香港大學地理系吳祖南博士



吳祖南博士（左）與香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陳驥博士（右）介紹荔枝窩的地理環境及水文狀況。

在香港，鄉郊的價值一直備受忽略，很多村落已經荒廢，像荔枝窩這樣保存良好的鄉村已經很難找到。荔枝窩的鄉村景觀保存得比較完好，香港要找有潛力活化的選址，無出其右。如果荔枝窩也不能保存，它所盛載的鄉郊價值也會隨之消失。因此，要保育鄉郊，首先要認識並且發掘出鄉郊地區的價值，例如生態、歷史、文化、環境、地質和農業等，透過宣傳推廣建立市民大眾的意識，使社會懂得欣賞和珍惜鄉郊地區，政府也就會投放資源保育鄉郊。

2010年，我隨梅子林村長曾玉安入荔枝窩看慶春約太平清醮，感覺到村民懷有濃厚的鄉情，對傳統習俗有所堅持。若然沒有這樣強烈的鄉情和堅持，荔枝窩很可能不是發展了丁屋就是早已變成一片頹垣敗瓦，或像西貢一些村落那樣，由原居民聚居地逐漸變成非原居民為主的聚落。荔枝窩的村民比較保守和重視傳統觀念，篤信風水，因此他們保持了民居的佈局，沒有在圍牆以外建屋，使村莊風貌得以保存。

不過，保守有時也會成為活化村落的一些阻力，因此需要一個銜接和理順的過程。傳統的事物要做記錄，因為它們是歷史的一部分，很可能下一代已經不跟隨了。除了記錄，還應進行一些篩選，找出值得保留的傳統習俗。若是正在消失或已經消失，便應當復興它們。例如，計劃團隊在村中進行水稻復耕，鼓勵村民在村裏舉辦慶春約春節聯歡並恢復慶祝關帝誕等。村子保存得愈原汁原味，村民的鄉土情懷會愈濃。那些不符合現代的傳統則需要時間慢慢打破，

例如，荔枝窩數百年來沒有外來者住進村中，但現在村民會與外來者合作，並出租了一些村屋給「永續荔枝窩」計劃的參加者。計劃團隊要有技巧地說服當地人，讓他們慢慢轉變。

另外，鄉郊保育要有成效，就不應只抱著批評原居民的態度並要求政府用城市規劃等方式規限他們。這樣不僅不奏效，還會帶來衝突，結果雙輸，原居民對環保團體的反感就是這樣累積而成。這次活化荔枝窩突破了這種模式，最初只是從幾個人的溝通開始。林超英和我都有意探索活化荔枝窩的可能性，我們就走進村內，爭取與村民碰面溝通的機會。在曾玉安村長的介紹下，我們認識了回流到村中嘗試復耕的村民曾偉強，與村民的對話就這樣就開始了。後來我們在工作坊和研討會認識了兩位村長和一些村民，漸漸建立起互信和合作。傳統環保團體不容易進行這個過程，因為以團體名義接觸村民，村民便常常以團體名義回應。雙方各有立場和代表，溝通可能很客氣，但難以建立互信和熟絡的關係，最終也難以成事。香港鄉郊基金的成員組合頗為特別，有來自保育界的，也有律師和鄉議局的成員等等，有利於與村民合作。

活化荔枝窩絕非易事，至今仍面對一些重大挑戰。第一，愈來愈多外人在村中活動，而且有些已經住在村中，這便出現了原居民及不同族群與外來者的接觸問題，例如有些村民擔心日後會否有非原居民參選村長。最理想是村子能適度地開放讓外來者融入，同時保留本身最有特色的東西，並加以發揮。第二，因早年已移居海外謀生，當地人的參與有限，特別是年輕一輩。身居香港的年輕村民較少機會接觸，不容易吸引他們持續參與，亦不可能預期他們放棄本身的工作來幫助鄉村活化。可是長遠而言，活化荔枝窩必須加強當地人的參與。第三，鄉村活化面對不少政府規限，除了土地用途須符合《城市規劃條例》，村民希望興辦民宿也要面對消防規格要求，並且村中仍有待增建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此外，村裏的決策層級不夠清晰，有待建立一個互信和切實可行的機制，以便解決每天遇到的問題。最理想是有機制先收集眾人的集體智慧，建立共識，然後作出能夠維繫各方利益的決定。

鄉郊保育要有成效，就不應只抱著批評原居民的態度並要求政府用城市規劃等方式規限他們。這樣不僅不奏效，還會帶來衝突，結果雙輸。

有耐性幹實事 城鄉發展尋共識

■ 訪問荔枝窩兩位村長曾亞七及曾偉業

在這之前，我們從沒想過荔枝窩會有今天的活化，也沒有想到會遇到這樣的一個機會。

曾亞七和曾偉業兩位荔枝窩原居民村長在 2011 年上任，是計劃最重要的推手，見證著荔枝窩的復耕復村變化。

新界原居民是指於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的時候已在新界地區定居的鄉民及其後人。這是一個殖民地時代創造的身分，在香港普遍人眼中是一個有特殊身分和權益的群體；而原居民則一直以來認為他們的傳統權益被侵犯，甚至多次與政府對薄公堂捍衛權益。城市人和鄉村人（原居民）之間似乎一直存在著誤解和矛盾。當城與鄉要共同合作，作為村長要如何化解城鄉矛盾、接受外來力量以推動荔枝窩的永續發展？當中是否暢行無阻？

「村民之間對復耕復村計劃當然有出現分歧。這個計劃的合作團體大多帶有環保背景，有些村民擔心這個計劃的環保團體會否阻礙他們興建丁屋，這是我們原居民的權益。但荔枝窩位處偏遠，我們認為在村中興建丁屋賺錢的機會在往後二三十年都不會發生，因為不合乎經濟效益。花幾百萬建了丁屋也不會有人租住。我們一眾支持的兄弟在想，與其任由舊村屋一間間倒塌，不如讓一些團體來幫忙改善村落，吸引一些喜歡荔枝窩清靜環境的城市人租用我們的舊居和農地，發展旅遊活動，這樣對荔枝窩整體有更大益處。」

「現時大部分關心荔枝窩的村民都是在荔枝窩出生、長大，這裏有他們年少時的美好回憶。即使已移居海外，他們還是心繫祖家，修祠堂、修廟、修圍牆，出錢出力維持荔枝窩的村貌。」

2012 年，梅子林的曾玉安村長與荔枝窩兩位村長以及荔枝窩村民曾三民（三民叔）和曾偉強（David）一起參加林超英在童軍中心舉辦的荔枝窩活化交流會，聽了許多曾參與外地鄉村活化的熱心市民意見，村長們也完全意料不到竟然有這麼多人有興趣幫忙活化荔枝窩。「會後林生問我們荔枝窩是否有機會復耕復村。我們覺得意念很不錯，值得讓其他人來村中幫忙改善環境和打理村莊。我們初步商量後，便開始著手做農地查冊。黃強英、曾慶蔚和曾亞七這三位村中長老在這方面幫了很大忙。」能得到開明和熱心的村中父老支持，是原居民復村工作的重要關鍵。「業權人的支持也很重要，這樣才有田可耕，有屋可住。三民叔的田地較多，他的支持對復耕起了關鍵



作用。起初復耕由西門那邊開始，他願意供應他那邊的農田，說即使不收租，也希望復耕這些田地，使荔枝窩重新興旺起來。」

計劃期間，爭取多年的街渡終於在 2016 年 1 月 1 日開通，連接荔枝窩與馬料水。

「我們幾位兄弟從沒懷疑這個計劃的團體別有用心，但當然有村民曾經懷疑並向我們反映，例如有村民懷疑林超英是政府派來向村民收地擴建保育區的。面對村民之間這種分歧，我們認為必須多解釋，更重要的是要有耐性多做實事，讓村民看見成果，這樣才能爭取到他們的信任。」面對村民對計劃的不同意見，村長說各種意見他們都會聆聽，最重要是互相尊重。

「即使是環保人士也可以有商有量，最要緊的是雙方願意善意交流，尊重對方的意見。村民不懂生態保育，我們歡迎環保人士來指



村民、新居民、計劃團隊和義工們一起出遊到西貢鹽田梓考察。

導我們，有道理的我們願意聽取。『永續荔枝窩』計劃以及林超英和吳祖南博士等正正扮演了橋樑的角色，讓村民與環保團體互相溝通見面，互信便是這樣建立了起來。」計劃推展後的確取得不少「觀望派」村民的支持，對計劃抱持負面看法的則愈來愈少。

村長觀察到計劃有助增強村民之間的凝聚力。「現今資訊發達，村民之間也建立了一個百多二百人的 WhatsApp 群組，很多海外村民透過 WhatsApp 便會迅速地知道村內最新動向。有了這個計劃，村中多了人，不再是杳無人煙的廢村，有助吸引村民回村。確實，

近年來村民回村的頻率高了很多。往日村民很少回村，而且回村多是拜拜神便匆匆離去，但現在每年的清潔荔枝窩及清除雜草的呼籲都有一呼百應的效果，村民更喜歡多花一點時間留在村中，並更多參與村中的事情。」

計劃推展後，村務亦比從前繁重，便促成了荔枝窩培成堂委員會的設立。「荔枝窩本來沒有村委會，現在培成堂成立，由荔枝窩曾、黃兩姓村民共同組成，以便團結村民，管理村務。現在委員會已準備註冊為合法組織。另外，村也新成立了『暖窩』社企。『暖窩』是註冊慈善團體，旨在促進荔枝窩的可持續發展，為村民製造就業機會並保存荔枝窩的村屋和文

化。『暖窩』最近與香港鄉郊基金合作開展荔枝窩客家生活體驗村計劃。」

幾百年來荔枝窩都只有曾、黃二姓的村民居住。復村以後，多了外姓人入村做事，甚至搬進村裏居住，會擔心嗎？「有外人來到村裏是好事，使村中回復生氣。村中多了人住，吸引了原居民多些回村，並陸續有屋主願意花錢維修村屋，而且偷渡客和砍樹黨也不敢入村。」「我們不太擔心非原居民會衝擊村中傳統，因為他們都是被我們村中環境和文化吸引過來的，他們都很喜歡荔枝窩那些好的傳統。」計劃對附近的村落也有了一些影響。蛤塘和梅子林已經有村民重建村屋，梅子林那邊更開始種植樹木，並成功爭取村中重駁電源。

「我們歡迎真心喜歡荔枝窩和我們的文化的人來居住，希望外來人士能保持荔枝窩清潔衛生，不要侵犯原居民的生計和權益便可以。非原居民在村中耕種並把收成製成產品銷售很合理，但若他們與原居民惡性競爭做同類型的生意，就可能會威脅原居民的利益了。遇到這種情況，為免衝突，原居民和非原居民便應該一起溝通商量，和平共處。」

會否擔心非原居民將來會競選村長？「哈哈，我們也有想過。但似乎現時的非原居民對競選村長興趣不大。若日後真的發生，我們也有對策吧！」

反而村長們更擔心未來有村民會把村中的屋和田賣給慶春約以外的人。「現時村中的屋和田都沒有賣給慶春約以外的人，因為這一代的村民從前都是在村中長大的，對村落有很深厚感情，加上現在都衣食無憂，不需要賣掉自己的祖屋，下一代則較難說。但若他們真的要賣，我們會勸他們盡量賣給荔枝窩原居民或慶春約的人。」

「我們很希望趁現在能復興荔枝窩，使下一代回村能建立歸屬感。有村民新一代是讀相關學科的，對傳統鄉村有興趣，希望他們將來會回港接手村務工作。我們對荔枝窩的未來並不悲觀。」



我們不太擔心非原居民會衝擊村中傳統，因為他們都是被我們村中的環境和文化吸引過來的，他們都很喜歡荔枝窩那些好的傳統。

薪火相傳 推動可持續發展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除了支持社區項目，我們的員工亦積極投身義工活動。

自 2013 年，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與香港大學一起開始了「永續荔枝窩」計劃，成為這個計劃的支持機構。我們認為荔枝窩的稻米復耕很有意思，正好能夠象徵滙豐的精神。種植稻米不僅是香港的傳統文化，稻米亦是國際貿易商品之一。2015 年，為紀念滙豐成立一百五十周年，我們在香港和英國的總行大廈樹立了兩座以稻米

為主題的青銅雕塑「五穀之首」。一粒米的價值微不足道，難以單獨買賣，只有積聚起來才能體現它的價值。

可持續發展是全球滙豐優先策略的基礎，除了支持社區項目，我們的員工亦積極投身義工活動。我們深信，可持續發展需要同時兼顧社會、環境及經濟三方面。企業要長久興盛，必須與客戶及整體社區建立互信關係。信任建立在多個基礎之上，而其中之一就是讓持分者明白我們推動社會長遠發展的決心。

「永續荔枝窩」計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跨界別合作機遇讓我們保育香港的文化傳統、環境及社區。活化這個重要的自然文化遺產亦是展現我們對香港可持續發展長期承諾的有力方式。

「永續荔枝窩」計劃是承傳香港傳統文化的一個榜樣。荔枝窩由昔日家家戶戶互相守望種米的年代過渡到今天社會各界共同協作的活化。我們為滙豐在香港歷史及活化計劃當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

滙豐積極支持「永續荔枝窩」計劃讓稻田再現和重建昔日的社區環境，為香港的鄉郊活化及推動社會經濟模式踏出重要的一步。這亦顯示我們對未來滿懷信心，且目光長遠。滙豐將繼續實踐可持續發展，使我們的子孫後代可以承先啟後將「永續荔枝窩」的理念一直薪火相傳。



滙豐義工們為荔枝窩進行了多次相片及短片製作的義務工作。

老房子 新生命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委託中文大學建築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及傳統建屋師傅以客家中式建屋技術，就地取材利用荔枝窩的沙泥、禾稈和蠔殼等修復了村口相連的舊村屋。村民和義工們參與了修復過程，賦予老房子新生命。「荔枝窩文化館」現用作社區活動、聚會和培訓用途。



天人合一



第二章 天人合一

策動永續發展坊項目經理戚曉麗

過去幾十年，社會普遍認為農村生活落後、產能效率低。急速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換來了高效率的生活，卻犧牲了自然環境和健康，製造了更多、更大的人類生存危機。時至今日再回望，便發覺農村的日常和規律是一種隨自然而行的節奏，是一種適應環境、融入環境的生活態度。

半個世紀以前，香港大部分土地仍然是鄉村農地，多數人口仍然以務農為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村生活看天看地，衣食住行都得依靠周邊的天然環境和資源維持，村民過著貼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擁有一套與現代城市人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及生活哲學：一種與大自然緊密互動，講求平衡、永續的生活模式，而不是與它分割的二元對立思維。例如風水村落的環境設計，村民祖先昔日便以觀察地形、風向、水流、日照角度選址建村，並會利用植物（風水竹、風水樹、風水林）加以優化環境。山區村落的水稻梯田和灌溉系統，便是昔日村民適應山地的農業及水利工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由食材、草藥、染料，至建築材料，村民都能就地取材，靈活運用天然資源。農村構成人和自然共生的系統，正正反襯出現今城市人面對自然環境的蒼白無知。

近年世界各地都開始重新檢視傳統農村對整體社會發展的價值，對傳統農業管理模式、天然資源運用及天然工藝等等進行了深入研究，發現昔日的農村生活充滿著當代永續管理的哲學理念，各式的傳統智慧更處處反映了前人對自然生態系統的深刻認知，為解決今天各種發展與環境之間的衝突提供了重要啟示。可是時代變遷，今天的農村已不能如往昔只求自給自足，作為與外界隔離的獨立系統。農村已成為整體城市的重要部分，面對著各式各樣的新挑戰，如人口膨脹、氣候變化、全球化、污染及物種消失等等。因此，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保育和推廣傳統農村價值成為了新趨勢，國際社會提出了傳統農耕地景作為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多個組織推出了「里山倡議」和「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等計劃，以推動傳統農耕地景的保育工作，及活化傳統農村適應現代需求。另一方面，因為有機農業和生態農業的發展，國際農業及生態保育組織更聯手合作推廣農業的多功能性，提出農地除了提供食物以外，還可以提供各式生態服務，如固碳保水、作為野生生物棲所及生態旅遊資源等等。這些策略都有助推廣鄉郊保育價值及全球的永續發展。

因此，「永續荔枝窩」計劃的目標，不單單只是復興一條鄉村，我們更希望以荔枝窩作為起點，透過復興過程，引導本地社會反思發展與自然的二元對立，從農村生活學習與自然共生及天人合一的智慧，從社會、組織到個人層面推動一種與本地自然環境更融和的生活態度。

與自然為伍

荔枝窩村民分享昔日農村生活



照片來源：航空攝影照片版權屬香港特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 123/2017。

這幅是 1963 年的荔枝窩航空照片，年過六旬的村民以一個他們從沒看過的角度，回憶起往昔的農村生活。這也是許多上了年紀的香港原居民的共同鄉村回憶。滄海桑田，回憶有苦有甜。策動永續發展坊招募了一些城市人幫忙收集有關荔枝窩的口述歷史，並邀請了歷史學者周家建博士提供訓練。村民的分享讓我們更加懂得欣賞昔日的農村生活智慧。

常說客家人很勤勞，其實這也是生活環境造成。今天我們讚嘆梯田之美、前人之魄力，但往昔梯田其實是因為合適的耕地不足而「迫」出來的工程。清初朝廷為斷絕沿海居民對台灣鄭成功的支持，於康熙元年（1662 年）厲行遷界。康熙八年（1669 年）復界，朝廷鼓勵墾荒，大量「新移民」遷至本港地區，稱為「客家人」。客家人由於較遲遷入香港，只能定居於環境資源較差的山區地帶。因平地少，客家人的祖先唯有開發山坡，改造成一級又一級的梯田，把上游的淡水引導到每一塊農田中種植水稻。溫暖潮濕的華南地區是水稻農村的集中地，二戰以前，幾乎所有本地村民都是以水稻耕作為生，荔枝窩也不例外。昔日荔枝窩的村民三月種植第一造稻米，六月種植第二造稻米，十月至十一月則種植番薯、芋頭和馬鈴薯等。村民耕種主要是為了自給，有餘才會拿去賣。山地梯田，本來就是生產力較低的農地，上山落山也特別花費氣力。築堤起壩，經過幾百年的汗水，荔枝窩才演變成生活穩定的安樂窩。

荔枝窩周邊的森林覆蓋率很大，能儲起大量雨水並慢慢釋放至荔枝窩的流域，使荔枝窩水源充足，

到處都是梯田，一直延綿至半山。家家戶戶都是種稻的，一家老少都要參與農務。家裏必有一頭牛，養牛來犁田翻土。大人使牛，小孩子看牛。還要除草、插秧、剷秧和割禾，還有搶牛糞來作肥料！三月的時候會鋤番薯，在收割後的禾田用禾草窩番薯，非常香口。家裏也有養豬和雞鴨，各自都有豬欄。多數家庭會養三幾隻豬，用廚餘、番薯苗和泥塘的浮萍餵豬。村民養豬會賣出去，有人會開船來荔枝窩收豬轉賣。雞鴨通常是養來自己吃，特別是過時過節會宰來吃，多餘的才會賣，自給自足。

曾亞七村長

食水和農業用水都足夠有餘。荔枝窩有數口古井，六十年代以前村民就是飲用井水的。當時家家戶戶都有個大水缸，村民要自行到水井打水，然後擔水回家中的水缸。到了六十年代，在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的捐助下，村民自行在山上開了一個水塘，並安裝水喉管接駁到村中家家戶戶。自此，村民都改喝山水。村中有一條四季不斷流的河溪，為農田提供重要的灌溉用水。五六十年代是荔枝窩人口最多的時期，農田處處，梯田延伸至半山一帶，主要種植水稻。村民在田邊挖坑，當水由上往下流，上面的田會先接收到水，然後才輪到下面的田獲得灌溉。有時灌溉水較遲流經自己的田地，便要自行想辦法灌溉，例如潑水和打通出水位。另外，從前的村民會疏通河道，避免河道淤塞導致氾濫。

風水 荔枝窩背山面海，有山溪流經村落，村後的山坡上有一大片風水林。在本港超過一百一十個風水林中，荔枝窩村後的風水林是面積較大的一個，面積約五點七公頃。村民對村中的自然資源和環境有很強烈的保護意識，村規嚴禁破壞風水林。村民因為風水緣故一直嚴守這項村規，只會去村子附近位於風





水林範圍以外的山頭砍柴。在村民世代代的刻意保護下，荔枝窩的風水林保存了好些大型老樹，當中一棵五指樟樹、伯公榕樹和兩棵老秋楓已被列入《古樹名木冊》。荔枝窩老一輩的村民都記得二戰時保護五指樟樹的故事。除了嚴禁砍伐村後的樹林，荔枝窩的村民也保護了村前水口位置的銀葉樹林和百花魚藤，以保護村落免被風浪侵蝕。今天，這一片樹林便成為了全港獨一無二的水口風水林。

不少村民都在風水林邊緣種植年桔、梅子、菠蘿、番石榴、碌柚和竹等多種經濟作物。老一輩的村民有些還會編織竹製用品。六七十年代荔枝窩幾乎家家戶戶都種植桔樹，不用怎麼打理也會有很好的收成。由於中國人過年講究意頭，而且當時未有內地的年桔進口，因此過年的時候荔枝窩的年桔在沙頭角的銷情和售價都相當好。只是後來中國農產供應漸多，本地出產的價錢難於競爭，村民也逐漸離村，無人打理果園。

靠山吃山 村民對周遭的草木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老村民說七月至九月山上有很多山捻可以吃，十月則可以吃到秋楓的果實。他們又知道吃了嶺南山竹子會令牙齒變黃。荔枝窩附近有一種稱為「斷腸草」的有毒植物，六七月會開黃色花，老村民都懂得辨認它。村民會在風水林範圍以外的山頭砍柴作為燃料。從前荔枝窩附近的山頭有很多松樹，松樹比較耐燒，適合作為燃料。當時家家戶戶都向政府申請了松山牌，各家在不同的山頭範圍砍柴。村中的婦女還会上山割草，在村後堆成草堆作為備用燃料。

昔日村中的醫療物資匱乏，有些年長婦女漸漸學會了辨認草藥。當村民得了一些不太嚴重的病便會找她們執藥。她們會採摘山草藥和自製藥酒為村民治病。另外，也有一些村民會採摘草藥賣給外面的藥材舖來賺取一些收入。

荔枝窩的村民會利用周遭的植物來製作客家特色食品和飲料。荔枝窩的婦女會於清明前後採摘雞屎藤，將其葉搗碎成粉，混和糯米粉及粘米粉，並放入花生和糖等餡料，搓成茶粿，稱為雞屎藤茶粿或「清明仔」，吃後有祛風活血、清熱解毒等功效。她們又會以苧麻的葉製成「粗葉撻」茶粿，並會用艾草製作艾茶粿。村民還會用附近山坡某些樹種（例如黃杞）的葉來沖泡客家甜茶，由於那些樹種的葉本身就帶有甜味，不用加糖也能泡出甜茶。

從前荔枝窩的村民還懂得用植物染布和做玩具。據老村民所說，十月割禾後，一些愛美的女人會刨山稔的根，然後浸泡製作成深色的染料，把褪色的衣服重新染色。村民又會種植一種稱為「青麻」的灌木，村中婦女會把它的葉浸泡並打至起膠，使它釋出藍色用來染布。從前村中的孩子會用黃牛木或秋楓等樹的木來自製陀螺，在石地上玩，看看誰的陀螺轉得最久。

村民除了對植物相當有認識，也與野生動物為鄰。蛇蟲鼠蟻在農村很常見，村民說荔枝窩有蟒蛇，也有青竹蛇、眼鏡蛇和過山烏等毒蛇，亦有野豬、箭豬和赤麂等野生哺乳類動物出沒。從前，村民通常會在冬季打這些野味來吃，又會在風水林那邊爬樹捉鳥兒來玩，自製鳥籠，把捉到的了哥、畫眉和相思等鳥兒放在家中飼養，用水甕（俗稱「水較剪」）餵牠們，聽牠們唱歌。如果是了哥，村民還會教牠們說話。

我爸爸常叫我到果園除草，還告訴我桔樹是如何接枝。當時我們的果園有龍眼、荔枝，最多是梅。當時整個梅花林真是漂亮極了！雪白的梅花很美很美，開遍了我們整個果園！還有林柿和桔，所以我們一到年尾就很高興，因為我們摘年桔出去賣，我們的收入就比較好。所以過年是很豐富的。

村民曾漢文



你有什麼頭暈身熱，即是不嚴重的那些，都是圍村自己的那些婆婆採摘和自製那些中草藥來給你吃的。通常如果不是大問題的都 okay，都有效的。

村民曾燕英



村中的孩子們會上山捉豹虎（俗稱「金絲貓」，是方胸蛛屬的蜘蛛），用露兜樹的葉片摺成盒子把豹虎放進去，讓牠們互相打架，看誰的豹虎身手較好。這裏還有田鼠和田雞，有村民近年回流到荔枝窩，晚上聽見田雞的叫聲，感到分外熟悉和親切。

靠水吃水

昔日村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了務農，一些老村民說他們父親和爺爺的年代有不少村民出海捕魚，一些務農的家庭也會在農閒的時候去打魚。他們憶述當時漁獲豐富，種類也多，有小烏頭、白蜆、石斑、鱸魚和火點（又名黑星笛鯛）等。漁獲會因應季節而有所不同，例如三四月會有許多海鱸魚。五十年代初，村民搖船出海捕魚，一晚可網到一百斤，最少也有幾十斤，然後交去沙頭角便有人收魚轉賣。當時一般是女人種田，男人出海的，村中紅樹林那邊泊了不少漁船。後來愈來愈多男村民去了英國等地，漁業在村中便漸漸式微。

小時候會叫年紀比我大的玩伴幫忙做陀螺，有一些木頭會特別香，而且每一種木的聲音會不同……你做了以後會用一根鐵釘插在陀螺中，然後用繩子包著陀螺扔出去。

村民黃偉程



除了出海捕魚，一般村民也喜歡在荔枝窩海傍及河溪捕捉一些海鮮和河鮮，可以「加餸」之餘，也不失為一種娛樂。村民會用魚叉捉魚，也喜歡捉蟹來吃，首選青蟹，次選「惡麻姐」（一種體型較青蟹細小的蟹）。村民說荔枝窩也有很多蜆螺，例如黃嘴蜆和珍珠螺等。村民在海邊撿到不同大小的海螺可以用來玩一種稱為「豬仔豬乸」的遊戲，用大的螺蓋在小的上面。由於晚上比白天有更多魚蝦蟹出沒，有時村民會在晚上照蟹照魚，並用竹和雨傘骨幹自製工具來射蝦。

昔日的鄉村生活與大自然息息相關，村民靠賴大自然供應生活所需，並深刻體會到自然界的威力。荔枝窩村民對大自然的敬畏可以從他們的「伯公信仰」反映出來。客家人稱土地神為「伯公」，村內多個位置都設有伯公神壇，供奉圍頭伯公、橋頭伯公、門樓伯公和井頭伯公等。現代城市人卻常常抱著征服自然的心態，實在有需要重新反思我們與大自然相處的態度。

魚和蟹不愁沒得吃，以前會吃很多。以前沒有汽燈，晚上會拿著火竹筒^{*}去海灘照，一會兒便一整桶。

曾亞七村長

^{*} 火竹筒的設計是在竹的空心處放入火水和棉花來燃點用作照明。



自然與文化交織的農村生態系統

訪問香港大學荔枝窩生態研究小組成員：
生物科學學院侯智恒博士、策動永續發展坊高級項目主任梁兆謙、
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盧詠鋒，及生物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蘇英健

荔枝窩位於新界東北角，是本港一處罕見的生態熱點。荔枝窩的面積大約只有一平方公里，是一個三面環山的天然小山谷，東面面對古澳內海。小小的地方，卻擁有極高的生境多樣性（habitat diversity）：風水林、次生林、灌木林、淡水溪流、開闊農地、淡水沼澤、紅樹林、泥灘、岩岸和內海等等。多元的生境孕育出豐富的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其中包括不少地區或全球關注的物種，如黃胸鵪（俗稱「禾花雀」）*Emberiza aureola*（IUCN*：瀕危）、緬甸蟒 *Python bivittatus*（IUCN：易危）、水蕨 *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中國國家保護（第二類））和虎紋蛙（俗稱「田雞」）*Hoplobatrachus rugulosus*（中國國家保護（第二類））等受保護物種。在荔枝窩也可找到本地獨一無二，由白花魚藤 *Derris alborubra* 及銀葉樹 *Heritiera littoralis* 所組成的水口風水林，以及全港覆蓋面積最大的矮大葉藻 *Zostera japonica* 海草床。「香港很少有一個地區有這麼多樣的生境。荔枝窩的生境豐富程度及完整性，是其他鄉郊地區都不能媲美的。」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侯智恒博士是荔枝窩生態研究小組的負責人，他指出荔枝窩是非常典型的傳統農村生態系統而難得地保留得十分完整。



國際海洋生態學家 Brian Morton 教授亦於 2016 年出版的學術期刊指出荔枝窩可能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海草床—紅樹林—森林」生態系統（Morton, 2016）。荔枝窩今時今日的生態面貌與其地理位置、郊野公園、海岸公園和地質公園的設立，以及其原居民世代的生活歷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昔日資源不足，生態保育工作主要都是集中在沒有太多人為干擾、較原始的地點。但今天的社會標準已改變，大家對農地、鄉郊地區的生態要求已有所提升。」因為農藥、化肥、污水排放等問題，農地的生態價值早年一直被評為偏低，但事實上有許多生態熱點與傳統耕地重疊，尤其是香港的低地生境，如后海灣的漁塘和塋原的農耕濕地。傳統的耕作手法間接製造了更多元化的生態環境。以荔枝窩為例，昔日村民因生活所需改造環境，把山坡改造成水稻梯田，形成濕地；在村背和河口位置種植樹木作屏障，形成風水林；引水疏河，形成豐富的水文系統；經過幾百年人與自然共同演化達至了生態平衡。「以前山上山下都是水稻，都是淡水濕地。可惜幾十年前棄耕，一些與水稻田相關的濕地物種（例如俗稱「米魚」的弓背青鱗 *Oryzias curvinotus*）也隨著水稻田的枯乾而漸漸從荔枝窩消失。」

侯博士在 2014 年開始帶領研究小組為荔枝窩復耕工作每月進行生態研究，監察植物、鳥類、蝴蝶、蜻蜓、兩棲類、爬蟲類、哺乳類、淡水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的物種及數量變化。「當初入荔枝窩，發現大部分農地已經長滿樹，有明顯的農耕濕地陸地化趨勢。我們相信復耕工作的水道重建及水田耕作是有助生態復修，而不是破壞生態。當中可能有個別物種受影響，但整體的生物多樣性卻可維持，甚至提升。」事實上荔枝窩復耕後的生態數據也呈現生態修復的趨勢，三年的數據顯示兩棲類的數量明顯增加。「虎紋蛙特別喜歡水坑，



事實上荔枝窩復耕後的生態數據也呈現生態修復的趨勢，三年的數據顯示兩棲類的數量明顯增加。

* IUCN（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自 1963 年開始編製紅色名錄（Red List），就各物種滅絕的風險進行評級，共分九個保護級別：絕滅、野外絕滅、極危、瀕危、易危、近危、無危、數據缺乏和未評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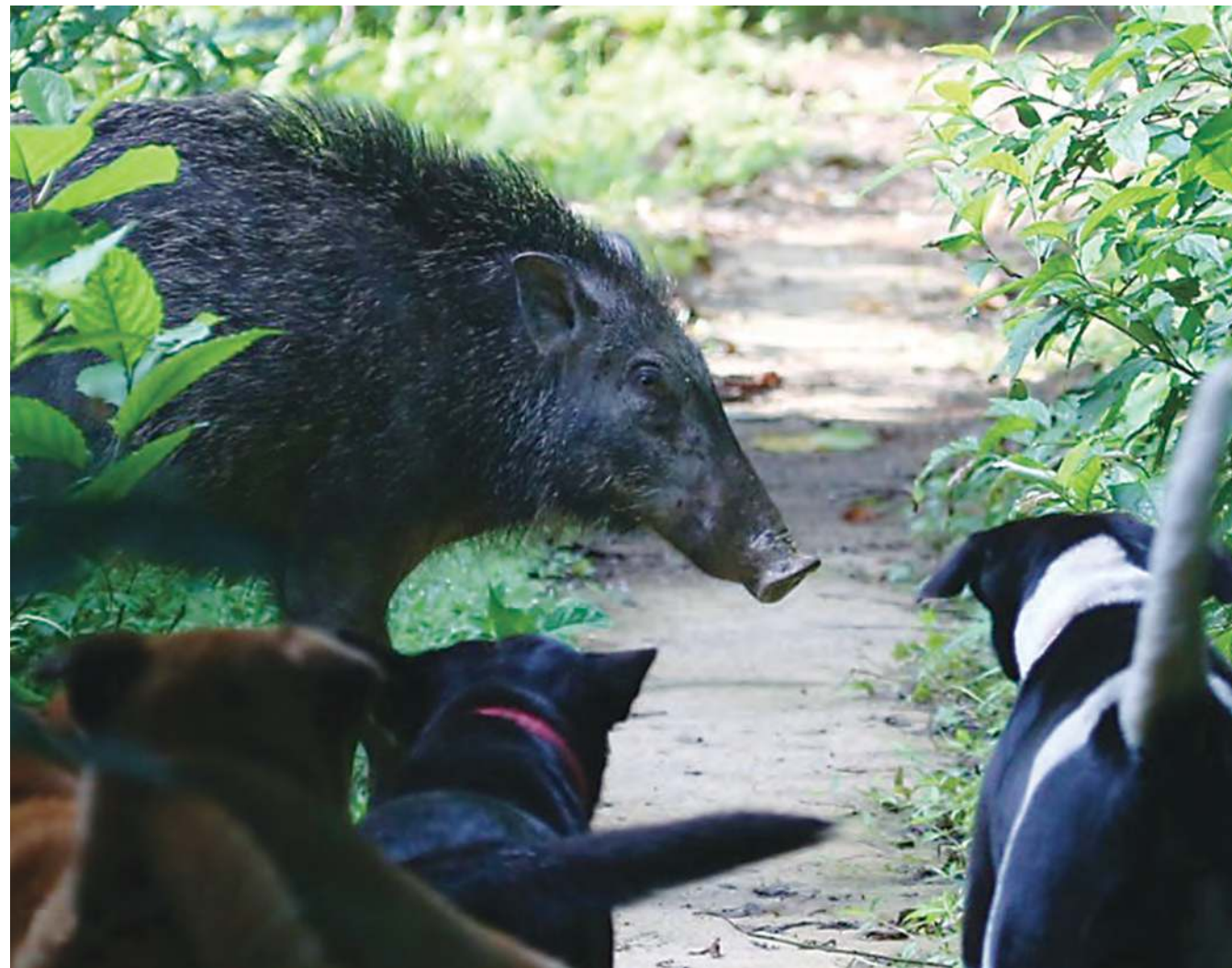


荔枝窩生態調查小組正進行每月例行調查。

水稻復耕重建的灌溉水道便提供了合適的環境吸引牠們繁殖」，小組成員盧詠鋒解釋兩者的關係。另一成員蘇英健正在荔枝窩進行長期的淡水魚和無脊椎生物研究，他同樣表示：「農夫因灌溉建造的小型蓄水池吸引了喜好深水環境的蜻蜓（如臀斑楔翅蜻 *Hydrobasileus croceus* 和紅脰蜻 *Rhodothemis rufa*），這些都是復耕之前很少看見的物種。」

近年多個國際組織如生物多樣性公約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等都不斷提醒全球注意農業與生物多樣性的關係，建議採取生態為本的農業方式。「生態農業的發展，需要先進行基線的生態調查，以了解原本生境的特色，並可避免干擾生態敏感位置。而農耕運作設計也可加入生態學家的意見，這不但減低對環境的影響，甚至有望透過改良農耕技術達到保育效果。」在荔枝窩的農夫和生態研究小組除了定期開會，更會利用 WhatsApp 就特別的生態記錄互相通訊。「農夫和村民生活在村中每天面對自然環境，他們的生態見識有時比我們更好，而且他們對周遭細緻的環境變化感覺更敏銳。他們提供了更豐富的第一手數據，讓我們以科學方式分析，了解生物與農耕或其他人為活動的關係。這些研究結果對如何在香港推動農業相關的生物多樣性保育非常重要。」

農耕活動跟生態環境的衝突並沒有一下子解決，每天大家仍然面對著野豬突破圍網、箭豬偷木瓜、雀鳥吃盡穀粒等問題。如何能兼顧平衡生態和農耕生產確實是高難度的挑戰。「其實許多在書本上寫的防治方法在實地運用時往往都效果欠佳，因為它們很多都是在實驗室進行，而實地運用卻會受到眾多不容易控制的因素影響。因此，要建立可行的生態農耕方法著實需要農夫和生態專家緊密合作，反覆實驗才可能有成果。」



農耕活動跟生態環境的衝突並沒有一下子解決，每天大家仍然面對著野豬突破圍網、箭豬偷木瓜、雀鳥吃盡穀粒等問題。

參考文章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n.d.).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Retrieved September 28, 2017, from <http://www.cbd.int/agro>

Morton, B. (2016), "Hong Kong's mangrove biodiversity and its conserv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southern Chinese megalopolis. A review and a proposal for Lai Chi Wo to be designated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Vol 8(3), pp. 382-399.



生機處處

荔枝窩是面積大約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天然小山谷。小小的地方，卻擁有多樣的生境，孕育出豐富的物種。隨著日夜轉移，四季更替，村內的野生氣息亦有所不同。在村裏到處走走，隨時都可能遇上有趣的野生生物。牠們與人類一同分享天地的恩澤。



生生不息的荔枝窩：渾然天成的自然學校

長春社保育經理吳英嫻博士

提起荔枝窩，總會用山青水秀、古樸幽靜來形容。猶記得十年前首次踏足這裏，不期然被村中的傳統建築和種種昔日生活痕跡吸引著。然後繞村走一圈，約一小時的行程經過了樹林、河溪、濕地、農田交織的平地、海岸邊的紅樹林、泥灘、小沙灘和岩岸，還有探頭視察的種種生物，只覺整個環境在恬靜中充滿生氣。當時就想這地方真是個大自然寶庫，人和自然的距離是這麼近，根本是渾然天成的大自然學校，是讓人接觸及感受大自然的絕佳地方。

想不到事隔十年，真的有機會在荔枝窩展開自然教育活動，可以利用這裏的環境資源啟發更多城市人重新思考人和大自然的關係。當時討論活動的主題時，「生活・生命・生生不息」這幾個詞語立即出現在腦海，希望透過各種自然教育活動來聯繫人與自然。「生生不息」也帶出我們對這地方的期許，希望這地方一直保持繁盛的生命力（包括人和自然萬物），生生不息持續下去。計劃期間，幾年內舉辦了三十多次環境教育活動和考察，給近千個城市人帶來不一樣的自然體驗。看到參加者在活動回顧中表示「如果在荔枝窩的活動時間能加長就好了」和「我對自然的認識增加了」，感覺真的有點洋洋得意。現在回想起來，活動的成功簡然少不了工作人員的投入和努力，但其實這個地方的魅力和魔法也歸功不少呢！以下是荔枝窩自然環境的簡單介紹和一些活動經驗分享，或許能提供一些線索，讓大家認識荔枝窩的魔力。

大自然是靈感的來源

比起很多香港的鄉村，荔枝窩可算是小巧，村莊和主要農地的範圍不大，但若要細數其中的自然資產，則實在太豐富了。荔枝窩背山面海，還有一條清澈的溪流貫穿農田流出大海，因此環繞荔枝窩的是各式各樣的生境及其中形形色式的生物，給它帶來無限可能，也給大家無盡的靈感。而最為特別之處是自然環境和人的生活互相影響，融合在一起。



認識植物，傳承傳統

荔枝窩三面環山，山雖不高（最高的老虎石頂也只有約二百三十米），看上去卻甚有氣勢，而且環抱下面的平地，提供了良好的保護屏障，因此愈往山下，林木愈茂盛，而村後的一片樹林更成為村的風水林，有特別的人文價值。林中錄得了超過一百種植物，有些更是香港的稀有物種，現時已被劃為特別地區。林邊有幾棵過百歲的奇特大樹：「空心樹」（秋楓）曾是荔枝窩的村童和遊人的嬉戲地；「連理樹」是大家對自然美麗的期盼（其實是一棵榕樹正絞殺被纏的秋楓樹）；現時只有四枝主幹的「五指樟」是村中的風水樹，是村民拼命保留下來的。它們已成為荔枝窩的明星和親善大使，是每位遊人必到的景點，也是認識荔枝窩的一個好開始。

現時只有四枝主幹的「五指樟」是村中的風水樹，是村民拼命保留下來的。它們已成為荔枝窩的明星和親善大使，是每位遊人必到的景點，也是認識荔枝窩的一個好開始。

村民對林中眾多的植物並不陌生，雖然叫不出正統的名字，但是對它們的特性和用途瞭如指掌。例如在香港大部分林底常見的灌木九節，村民會用其葉子來墊茶粿。九節的葉子屬革質，兩面有較厚的蠟層，經蒸煮後也不易爛，而且不會被茶粿黏著，是墊茶粿的好材料。懂得利用植物資源



是傳統生活的重要一環。現時社會風氣貪圖方便快捷，生活中很多天然材料已被人工合成或化學材料取代，市區生活的人就更難感受大自然的重要性。在這個計劃中，認識到村民努力維持傳統，取材自然用於生活，把生活和自然緊扣在一起，很想把荔枝窩的經驗分享出去，讓更多市區的人有機會認識和體驗人和大自然的關係，於是有了多個不一樣的工作坊和日營活動，例如茶粿製作。

水脈生態，教樂相長

貫穿荔枝窩的這條河溪可說是荔枝窩的命脈，是令村民可以安居於此的關鍵原因。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此溪仍發揮著它無可取替的功能：灌溉農田，提供飲用水。令村民至今難忘的還有孩童時在溪中嬉水消暑的時光。河溪生態考察是夏日眾多活動中最受參加者歡迎的活動，箇中原因和村民的經歷或有相似。夏日炎炎，到處都熱氣騰騰，只有來到溪邊才有絲絲涼意。兩旁的樹蔭遮擋了大部分陽光，溪中激起的水花使空氣涼快清新。參加活動的學生平時習慣空調，但是來到溪邊從來沒聽過他們提起過這個似乎是市區人必備的生活用品，反而盡情地享受樹蔭和溪水帶來的涼意。

此外，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天然河溪是一樣陌生的東西，難以聯繫河溪和大地萬物以及人類生活的關係。荔枝窩這條溪流就是一個很好的展示場地。它平易近人：就算是第一次接觸的人也不會覺得危險而抗拒；它環境幽美舒適：淙淙的流水看著聽著似乎可以洗去人的煩惱；它獨特有趣：溪水雖是單向地從高處向低流，但是溪澗裏大大小小的石頭令流水的緩急高低變化無限，在此生活的眾多生物用奇特的身體結構去適應這種永無休止的流動狀態。考察時，學生們總會給溪裏奇特的生物吸引。最令他們驚奇的是那些像異形般在石塊上爬走的小生物，竟然是在村邊飛舞的色彩斑斕的蜻蜓之幼蟲，原來不少蜻蜓的幼蟲階段其實是在水中度過，而且在水中的時間比在空中還長呢。

和諧農地，重繫萬物

荔枝窩的農地曾經種滿稻米，村民分享在田中遇到泥鰍和田雞（虎紋蛙）等生物的經歷時仍記憶猶新。遍地金黃不免令人懷緬，但現時復耕後的農地其實更精采，有稻田和其他濕耕地，有整齊的有機菜地，還有各種不同農法的試驗地。帶領學生到農地參觀是個有趣的經驗。不少人看到田間農作物的樣子以為是甚麼新事物，當知道原來是平時吃過的蔬果時，那些驚訝的表情令人忍俊不禁。這算是簡易又成功的植物課吧！

農地也是最容易體驗和反思人與自然關係的地方。田地雖然是人為改動和維持，但一樣可以作為多種生物共享的家園。以前耕種沒有用化學農藥，蛙叫蟲鳴被視為田中正常的一部分。現在採用生態友善的耕種方法，蝶舞翩翩，還有蜻蜓、甲蟲、草蜢等跳躍追逐的情景每天在農地上演著。比起自然生境，農田裏的生物多樣性可是不遑多讓，這是農夫們選擇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成果。曾經有學生表示在田間做生態調查時，對這些生物又愛又恨，愛的是看到這麼多外形顏色不同的生物，恨的是這麼多的生物數了好久才數完一個樣本。導師們聽了這位學生的說話，不但沒有安慰他，反而開懷地笑了。

多變海岸，生活教室

荔枝窩的海岸並不長，但是相當有特色。古老奇特的銀葉樹林和白花魚藤已成為這裏的一個地標。此外，香港海岸有的生境幾乎都在這裏找到。紅樹林、泥灘、海草床、沙灘、石灘聚首在這小小的窩邊。這裏是進行海岸生物多樣性教育活動的絕佳位置。

來到海岸邊，最愛和活動參加者分享的是海岸和海鮮美食的關係。大家都以為海洋生物當然是以大海為家，卻不知原來很多魚蝦蟹等生物會在海草床、紅樹林等海岸生境產卵或度過幼年期，然後才回歸大海生活。簡單地說，海岸就是一個海洋生物的育嬰地。仍然記得有一群學生在海草床附近發現一隻小「瀨尿蝦」時，那種驚訝又興奮的表情。由此深深感受到沒有其他方式比這種體驗更有教育的效果。

總結

由過往眾多活動參加者的反應，我們可以總結三件事。一、親身的探索和體驗是良好的教育方法，荔枝窩方便而又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是有利這種學習方式。二、和人類生活有關的事物會更容易吸引參加者，荔枝窩的傳統鄉村和農耕文化使自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無論是衣食住行或是玩樂消閒，都和野生萬物分享著這裏的空間和資源，而這種聯繫正是城市人需要重新建立的。三、對大部分參加者來說，方便、舒適、新鮮、特別，都是產生投入感的要素，而這些正是荔枝窩天然而成的條件。希望我們可以借鏡前人，繼續善用這裏的自然資源，讓荔枝窩可以生生不息。



接觸大地：荔枝窩環境藝術工作坊

■ 訪問環境藝術家及荔枝窩新居民黎慧儀（Monti）

在山間與兄姊追逐是 Monti 的童年回憶，之後她在市區長大。2014 年她參加了香港大學舉辦的荔枝窩農耕及社區營造領袖訓練，學成後隨即搬入荔枝窩居住，希望在田野間找尋創作靈感，並嘗試種米，藉以尋根，期望隔世聯繫據說是種米了得的祖母。Monti 與三位同期參加訓練的女學員合組小型農場，取名「心耕」，矢志從心出發，身體力行農耕生活。實踐耕種讓 Monti 重過農村生活，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了新體會。在荔枝窩住了三年，Monti 以自己所長和興趣所在多次舉辦環境藝術工作坊，希望讓更多人感受土地和生活的關係從來密切。

Monti 邀來兩位朋友一起主持工作坊。三位藝術家帶領不同年齡的學生在荔枝窩東奔西跑，一時摸摸石頭，一時敲敲樹幹，享受鄉野生趣。透過不同觀察方式和創作練習，希望人們學懂從不同角度欣賞和認識大自然。直至 2016 年 6 月，他們主持了四次工作坊，有近一百三十位同學參與。

通過環境藝術工作坊，同學來到村莊，接觸從未涉足過的大地。這裏沒有公路直接到達，來一次荔枝窩，坐車、乘船、行山，往返需要三四小時，比飛去台北費時。沒有超市，沒有餐廳，村裏壞掉的電視機比能夠運作的多……然而這些不足卻成就了今天荔枝窩的寧靜簡樸，讓大家重新思考生活到底需要什麼？



回歸自然是尋找答案的好方法，至少泥土讓心踏實，大樹和田野發放舒眼的綠，微風不時按摩毛孔……這片土地彷彿不受所謂發展的影響，村子像被放進保鮮櫃，一直保持著六七十年代的模樣。Monti 覺得這樣反而帶來契機，她說：「大家有回到原初的感覺，思考土地的意義及土地與生活的連結。」

有人質疑是否有必要長途跋涉跑來荔枝窩做環境藝術工作坊。Monti 認為，只要齊備創作材料和元素，工作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進行。她說：「然而最重要的元素正是這裏的環境。工作坊強調的不是作品的成果，反而是過程中每位參與者與這片土地的互動，與村裏人、動物以至花草樹木的交流。」Monti 指出：「由認識、了解，再到培養超越知識層面的聯繫，正正是傳統環境教育缺少的。」她舉其中一個練習為例子說明：這個練習鼓勵同學觀察眼前植物，描繪它們的獨特形態。大部分同學集中描繪記憶中的形狀，容易忽略草木不斷向人類招手。Monti 笑說也許大家都需要放下既定的所謂知識和慣常，才能真正體會草木的美。「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句話可用來鼓勵大家深觀身處的環境，用心眼發現美。」Monti 續說：「相信直到有一天，當所有人都看到大地之美，香港甚至全世界的發展模式才會有所改變，人和土地的關係才可歸於平靜。」

一個腦袋想到的東西畢竟有限，何況當中包含心靈與行動，還有孕育著一切的大地。Monti 覺得只有實地體驗才刻骨銘心，只要願意和敢於發現，大地之美就在身邊。她把工作坊設計的練習匯編成小冊子，供大眾免費下載（網址：<http://touchinglcw.wixsite.com/laichiwo>），鼓勵大家把練習帶入生活，由家裏的窗口開始，看看窗外，再走到室外靜觀路邊的野花小草。她說：「也可帶上簡單的創作材料，甚至即時實地尋找合用的東西，閉眼畫畫，閉眼遊走，慢下來，打開不同感官，用心感受，也許，你會遇上另一個荔枝窩。」



荔枝窩是一道橋，
接通人與自然。

在鄉村裏學習

在鄉村裏學習，城市人可以了解從前村民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智慧，用各種感官感受大自然，甚至體驗鄉村生活。在這裏不僅能學到跨學科的知識，還能學到尊重生命和珍惜資源的態度。





荒田復耕

第三章 荒田復耕

策動永續發展坊項目主任梁凱珊

鄉，離不開農。鄉村要復興，農耕便不能缺席。但試想想本地農業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衰落，九十年代開始面對內地市場的競爭，到近年農業用地被逐一用作非農業用途……本地農業已成弱勢行業，不論技術、知識、機器、人力、市場、經營方式和政策等等，每一項要素發展都遠遠落後全球。要在香港這個事事講求效率和成本效益的社會復耕一片荒廢了幾十年的偏遠土地，談何容易？

帶著「愚公移山」的信念，荔枝窩的復耕行動由村民 David 第一下鋤田啟動了。但一人之力終究有限，「永續荔枝窩」計劃希望集結更多人的力量，一起迎向鄉村復興的挑戰。計劃中香港鄉郊基金向業權分散各地的村民租地，由綠田園基金及香港大學為首組成了耕種團隊，與生態研究小組重新檢視荔枝窩的地理環境和自然生境，策劃復耕方案，把荒廢了的農地逐步逐步開荒。我們選擇以有機、生態友善的方式復耕，並邀請村民教授傳統耕種智慧。我們採用現代科學耕種，改良及提升技術，讓村民和城市人一起復耕，希望把生命力重新注入荔枝窩的農田。

一切似在掌握之中，但箇中辛酸並非三言兩語能道盡。這四年間，我們經歷了諸多未能預料的問題，包括在高溫下人力開荒，開錯「湖洋田」* 導致深陷泥沼之中，極端氣候造成的洪水崩堤破壞，雀鳥、野豬、箭豬突破圍網吃盡收成，高企的環境砷含量，水源分配爭執，病蟲害導致失收，運輸困難，人力不足，以及共享資源管理等等。難題一個接一個，荒田復耕的艱辛實不足為外人道！

可幸大家雖經歷多重辛酸卻終究沒有放棄。今天，荔枝窩重新開發了五公頃農地，有七個分別由原居民和新居民開設的社區農場和兩個由綠田園基金及香港大學團隊經營的生產農場，出產了米、薑、蘿蔔、木瓜、番薯、花生、洛神花和香茅等各式農產品，也合力研製了黃薑油、肉薑粉、薑皂、雪條、玄米茶、蚊油蚊膏等加工製品，更在 2017 年初開始了第一個「荔枝窩有農墟」，向遊客推廣當地生產的農產品。雖然農墟的規模還是很小，但一個真正「以農為業」的社區已逐漸在荔枝窩成形！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在此要向一群荔枝窩「開荒牛」再一次致敬！

*「湖洋田」是指荔枝窩的一處沼澤田。客家話「湖洋」是沼澤的意思。



復耕之路

香港鄉郊基金



2013年10月23日計劃團隊與荔枝窩村簽下租約，正式啟動復耕！

起初在荔枝窩進行復耕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租田的問題。荔枝窩沒有農民，只有地主，而且絕大部分都住在英國等地，要與這些海外地主建立互信殊不容易。一開始我們檢視了1960年代的航空照片和考察了當時的現實情況，選定大概五公頃農地為復耕對象，這時難題浮現出來了。由於荔枝窩歷史悠久，子孫繁衍，土地業權非常分散，而且很久沒有更新資料，要找業主商談租地千頭萬緒，無從做起，香港從來沒有地產商以外的非政府組織成功做過類似的事。

我們擔心了一段時間，幸好前幾年的聯絡工作發揮作用。「愚公」David 站了出來，提議採用ABC模式（A是指荔枝窩的地主，B是

指鄉村認可的中間公司，C是指香港鄉郊基金）：若地主們信任，便把土地租給中間公司，而香港鄉郊基金不需與眾多地主簽約租田，只需與由村民成立的中間公司簽署租約便可以一次過承租大量田地。這個ABC模式具體地解決了信任的問題，即使香港鄉郊基金未取得地主的信任，也可以透過中間人來租田。

在村長的支持下，David 廣泛聯絡在港和移居海外的叔伯兄弟。我們無法想像他通了多少次電話，發了多少封電郵，跟多少兄弟見面商談，甚至跑到英國去說服對計劃不太清楚甚至有懷疑的村民。總之他就憑著一股勁，面對艱巨和幾乎不可能的任務，硬是把一道又一道的障礙移除，最終幫助我們租得超過一半的目標土地，讓計劃可以於2013年10月正式啟動。我們為此對David 深深感激。當年在香港大學簽署租約的一幕至今歷歷在目，沒有特別的儀式，卻有特別的興奮，復村由此開始。在場的人都知道，前面的路香港沒有人走過。目標雖然明確，但是途中充滿未知變數，也許會一步一驚心，唯有靠信念支撐。

計劃開展，工作人員需要在荔枝窩有落腳的地方，也開始有人留宿。村民十分擔心會否帶來甚麼文化衝突。為此我們進行了商討，訂定了一些守則，請進村居住的人士簽署遵守，表示我們對荔枝窩傳統的尊重，以及反映計劃守護及協助弘揚荔枝窩文化的基本立場。幾年下來新舊村民相處融洽。原本的村民也逐漸理解到，復興荔枝窩其實少不了從市區搬來的新村民的助力，他們一則提供復耕必要的人力，同時也帶來現代思維和新概念，有利為鄉村找



2014年秋天，我們用第一造白米煮了一鍋飯，給重陽節回村祭祖的村民享用。

尋和建立新的經濟模式。這個態度的轉變印證了其他國家地區在這個方面的類似經驗。

2014 年計劃起步艱難，有傳言稱香港鄉郊基金租地背後的目的為了擴大保育區，會故意讓雜草樹叢繼續霸佔農田，因此我們必須盡快讓村民看到我們認真開發農田和耕作。感謝合作夥伴綠田園基金的專業和努力，很快便開發了水稻田，四月種下幾十年來的第一批秧苗，讓闊別多年的稻田重現荔枝窩。插秧之日我們邀請村民回來參加，他們高高興興地站在田壟上回憶過去的田間故事，以及奇怪城市人傻得跑到偏遠的農田幹粗活。無論如何，他們終於因為插秧回到家鄉，重新與土地打上交道，這是我們所樂見的。同年七月，數十年來第一造荔枝窩稻米有了收成，是復興荔枝窩的關鍵里程碑。

由於人力所限，清除農地上的植物無法一蹴即至，只能分階段進行。問題接踵而來，例如：村民投訴為甚麼人家的田清除了雜樹，他的田卻毫無動靜，是否別有用心？由於多年沒有耕作，田地的阡陌久已消失，地圖裏標記清楚的地界在現場無跡可尋，難以準確斷定租地範圍，間中有村民投訴復耕在沒有租出的土地上進行。凡此種種，我們都要耐心地與相關地主溝通，誠懇地解釋我們的意念，表示我們絕無私心或秘密目的，也尊重地主的關注，需要糾正的地方也一定糾正，總之以復興荔枝窩為總體目標，在這個方面我們是與村民一致的。

2014 年秋天，我們用第一造白米煮了一鍋飯，給重陽節回村祭祖的村民享用。必須承認剛甦醒的田種不出好米，但是飯還是一下子就吃光，顯示村民懷念故鄉之情。這個情景為我們的計劃增添能量，令我們更有信心幹下去。

此後隨著清除雜草樹叢的工作大致完成，復耕的規模逐漸擴大，配套的教育和培訓活動也展開。荔枝窩在香港以至世界的知名度提高，遊人日漸增多，荔枝窩由昔日的暮氣沉沉變得生氣勃勃，政府部門也提高對荔枝窩的關注。村民一方面對計劃的理解漸深，也同時看見計劃帶來的一連串邊際好處，例如爭取多年的街渡終於開通，至此村民與計劃之間的互信基礎得到鞏固。我們與愈來愈多的村民交上朋友，村民也大致上不再視團隊為陌生人，而視之為荔枝窩的朋友。



插秧之日我們邀請村民回來參加，他們高高興興地站在田壟上回憶過去的田間故事，以及奇怪城市人傻得跑到偏遠的農田幹粗活。

常滿

棄耕了三十多年，我們在 2014 年春天重新撒下稻米種子，
讓水源充沛的荔枝窩重拾其水稻梯田的種植文化，延續幾個
世紀以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日子。



結合農耕與保育

綠田園基金



荒田復耕是我們的主要任務，荔枝窩西門對出的一片土地就是我們的「畫板」。

2013 年 12 月動土儀式之後，農耕活動正式在荔枝窩的農地上展開。荒田復耕是我們的主要任務，荔枝窩西門對出的一片土地就是我們的「畫板」。要結合農耕與保育，期間挑戰不斷。我們有幸能參與其中，與夥伴們一起畫出一幅恬淡的田園小景。

水利建設 荔枝窩的耕地荒置數十年後，原來的阡陌水道已湮沒在野草灌叢中，只剩依稀輪廓。我們要復耕的荒地處山谷中，一面向海，地下水位高，山水雨水的聚集令大部分農地成為沼澤，令開墾工作難度增加。

水利是農田的命脈，直接影響作物的生長與收成。在這片沼澤，排水是首重。於是我們在農地周邊挖掘水溝引山水入河，又在中軸修建大涌，縱貫農地引排兩邊田地積水，再按地形及作物細緻地為每塊田開挖水道及排水口，讓農夫可以自主排水。

當然灌溉也十分重要。我們在農地上方挖掘儲水池，修水道引上游河水入注。在山水、雨水及地下水的輔助下，即使在旱季，也能提供充足灌溉用水。

雖然有挖掘機的幫助，但要修建水利，恢復阡陌田壟，人力投入還是非常鉅大，而且過程艱辛，不過當看到田地慢慢呈現，大家的心情還是愉悅的。



插滿春秧的稻田，有整齊的美。

水稻與砷

開耕不久，我們邀請漁護署取樣作泥水化驗，結果發現部分土壤的砷含量超出本地有機標準。原來香港以至華南地區，部分土壤含砷量的天然背景值偏高。

由於水稻累積砷的能力較強，故此我們在廣州市農科所的協助下，引進了多個水稻品種以比較它們的吸砷能力；又在實驗田試用生物炭。收成後，比對前後的水稻含砷量。

雖然使用生物炭，作物含砷量沒有明顯分別，但我們卻可以在眾多試種的稻種中，找到一些能符合世衛食米含砷量標準的品種。

四年來，限於天氣、種植等原因，水稻的收成參差，有欠理想，但開闊的稻田、金色的禾穗、收成的喜悅，也算是給農夫們一點安慰吧。

景觀綠肥與農林間作

農田恢復了，莊稼種上了，問題也來了。棄耕多年，農地貧瘠，野草旺盛，地處山谷，高溫潮濕，通風不足，病蟲害滋生，都是我們要面對的難題。

綠肥對增加土壤有機質的含量、控制雜草和防預病蟲害都有一定效果，而景觀綠肥能給園區增色。故此，向日葵、紫雲英、蕎麥、三葉草、苜蓿和大波斯菊等都是我們嘗試輪作的綠肥品種。

農業生物多樣性也是我們預防問題的重要手段，故此在田間有多種多樣的間種，例如在木瓜園區間種咖啡、紫蘇、涼粉草、苦丁茶、番薯葉和香茅，青梅地裏間種魚腥草，黃薑地間種塘葛菜。當中長勢旺盛的野菜對覆蓋土壤、減少水土流失、控制雜草起了很好的作用，當然它們也少不免成為餐桌上的美食，貢獻它另一種生物多樣性惠益！



建蓮的花，色白尖紅，所產的蓮子，粒大圓潤，色如凝脂，是歷代貢品。

與野生動物共處 辛勞一整季，到莊稼開始黃熟等待收割時，我們的鄰居便迫不及待來幫忙。

野牛喜愛嫩綠的禾秧，雀鳥則對黃熟的稻穀感興趣。電網好歹算是將野牛隔開，但防鳥絲、驅鳥器和彩帶等卻只能收一時之效。為了那一丁點的收成，我們只好用鳥網把部分稻田覆蓋起來。

秋冬是山豬和箭豬活躍的季節。芋頭、番薯和粟米是牠們的至愛。電網和獸網也阻擋不了山豬的入侵，幾天時間就把芋地和番薯地弄個地朝天；箭豬就更厲害，會爬樹摘木瓜。牠們倆像結了盟，山豬開路，箭豬殿後。農夫們只有搖頭嘆息。

現在芋頭和番薯都種植在高設防的田塊，只有少量的芋頭定植在周邊以招待鄰居的光臨。希望我們能找到一條共存之路。

挑戰與嘗試 荔枝窩遠離公路，物資運輸只能依靠海路。貨品要先進入沙頭角禁區，再從碼頭轉運至荔枝窩，繼而搬到農地。每次物資上落車船的裝卸搬運人力成本，加上車船費，都對農場營運構成負擔。而產品的銷售同樣在運輸上大受限制。

每次搬運物資都耗去我們一整天的時間，加上人手不足，地裏的農活也只好耽誤，種植計劃亦一再延後。本地農業倒退，有經驗的農夫本已不多，交通的不便更增加招工困難。唯有希望培育新生代中有志農務的年青人以紓緩問題，本計劃中的「三斗種計劃」便是這方面的嘗試。

面對各種挑戰，我們在農作物的選擇上也相應作出調整，增加種植一些保質期長或稍作加工就能以乾貨銷售的作物，如蓮子、金針、杭菊、苦丁茶、肉薑、黃薑和辣椒等。希望這些嘗試能為荔枝窩找出一個合適的產銷方向。



1. 在秋收後水稻田上撒播波斯菊，到開春時，也就山花漫爛了。
2. 針對箭豬的特性重整電網，現在木瓜已經果實纍纍。
3. 荔枝窩適合培植無基改木瓜，因位置偏遠隔離，大大減低了受周遭基改植物污染的機會。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 訪問香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陳驥博士和徐倩博士及地理學系柏覓雲博士

2014年5月11日荔枝窩洪水暴發，農田都淹在水裏，使「永續荔枝窩」的計劃團隊意識到需要加快研究荔枝窩的水利與水文。團隊邀請了香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陳驥博士與地理學系柏覓雲博士及吳祖南博士組成研究隊伍，幫忙了解荔枝窩集水流域的情況。

「在有農業的地方，沒有系統的水文監測就沒有科學。科學的重點就是要對事物有深入的理解，而理解就得靠數據，靠信息，而這些是荔枝窩以前沒有的。2015年之前，沒有人對荔枝窩整個流域進行任何水文觀測，降雨、水位、流量等數據都沒有。2015年開始，我們進行了實地考察，也著手收集數據。」陳驥博士曾對香港一些小流域進行降雨和徑流觀測，對研究荔枝窩的水文既有興趣又有信心。現在這個研究不僅看歷史數據，也收集新數據，建構水文模型，預計將來會發生的水文事件。研究分工方面，柏覓雲博士主要是領導野外調研、數據採集和儀器安裝。陳驥博士和徐倩博士主要是負責具體深入的數據分析和模擬。



為解決荔枝窩洪水災害問題，陳驥博士曾跟時任渠務署助理署長陳柏強聯絡，促使計劃團隊與政府不同部門召開聯合會議，包括渠務署、漁農自然護理署、環保署、嘉道理農場和民政事務署。「渠務署專門派工程師到荔枝窩現場調研，發現其主要河流上游的河岸欠缺維修保養，因此水流很容易從河岸穿透出來湧進農田。這就是2014年那場洪水的主因。」「會議讓各政府部門對荔枝窩的計劃有了認知，日後再碰到荔枝窩的事情時，他們已經對這計劃有所掌握。」陳驥博士認為，不論是本計劃日後的推展還是香港其他的長遠發展，都值得採取這種與政府進行跨部門會議的溝通模式。

香港的河流流域都有雨季和旱季特性。在雨季，雨水一來，河流馬上洪水暴發，而當雨不下，河流的水位便很快下降。到了旱季，水量就更少了。香港的河流基本都有這個特點，荔枝窩也不例外。香港很多河流的流域面積（即是收集雨水的面積）通常少於一平方公里，到了乾季就會斷流，而荔枝窩的流域面積有二點五平方公里，規模算是比較大，因此河流在旱季也不易斷流。

「荔枝窩的民居後面有一大片風水林，從科學角度來講，對保護村莊起了很大作用，能起到水土保持的作用，減少滑坡和洪水的發生。滑坡是香港的常見災害，在荔枝窩卻甚為罕見。荔枝窩風水林後面坡度比較平緩，加上風水林那邊的樹長得很好，根系發達，伸到土壤深處，可以穩定土壤，不至滑落，下大雨時，大部分雨水都能夠蓄起來，減少大型水災出現。那裏的河流有明顯的旱季特性，大概六個月，水量比較小，梯田耕作必須靠上游河道提供灌溉用水。因此村民在靠近農田的地方建造了小型的堰，讓河水留在堰後面，形成一個小潭，儲水供旱季時用。在靠近民居的地方也有一條支流，供應居民日常用水。除了有古井，也有其他古老的儲水設施。民居座落的地勢比廣場那邊高，而且民居範圍有很好的排水系統，廣場旁邊又有一條深深的河道，那怕廣場給淹了，村屋一般很少被淹。昔日村民保持下游的水道又大又深，以便把水排到附近的海裏，避免村莊受洪水所害。可惜因為日久失修，許多重要的水利和防洪設施崩塌失效。」

香港很多河流的流域面積通常少於一平方公里，到了旱季就會斷流，而荔枝窩的流域面積有二點五平方公里，規模算是比較大，因此河流在旱季也不易斷流。



荔枝窩位處低窪，暴雨來襲時，復耕區變成澤國。

研究洪水，首先要取得降雨的數據，從而建立模型進行模擬來預估洪水的大小。「由於荔枝窩地區本身沒有降雨數據，我們便向天文台買了離荔枝窩最近的四個站點（沙頭角、吉澳，還有靠近船灣淡水湖的兩個站點）自 1985 年來的降雨數據（每五分鐘一個數據），用來做一些比較有系統的分析。」徐倩博士與團隊研究了 2014 年 5 月 11 日的降雨強度，發現在這三十多年中，其實當日的降雨強度並不算很高，可能只有第五、第六高的位置，可是當日之前三天的降雨量（「前期降雨量」）卻是比較大，因此最終造成的水害比較嚴重。

從土木工程角度，很注重了解水文事件的重現期（return period，即是水文事件重新出現的概率情況）。為此，他們再從流域水文的角度進行了分析研究，評估那場洪水的強度，例如河溪的徑流量有多大（立方米每秒）。經過分析，他們了解到像 2014 年 5 月 11 日那麼大的洪水的重現期大概是三年到十年（由於這是無資料地區的水文研究，因此不可能有確定的量），重現頻率算是頻繁。2016 年 10 月 19 日和 21 日兩個颱風打過來，田又淹了，與預期結果吻合。今年 7 月 24 日連續兩天暴雨，荔枝窩所有農地變成澤國，多處河堤被洪水沖塌。「這種強降雨在香港現在會很平常。」徐倩博士表示。

2016 年，研究隊伍在荔枝窩開始了另一個河流研究，把水流、沉積物、水濁度和生物多樣性整體地連繫起來進行研究。這是香港的第一次，對全世界來說也是比較少有。「這種研究在大流域做不了，因為規模太大，而且所需的資金太龐大。荔枝窩這個流域相對比較小，較易管理。」水文研究隊伍與侯智恒博士帶領的生態研究隊伍合作，對於香港今後生態、水文、土壤侵蝕及泥沙等整體有了一個初步的有系統的研究，是很好的開始。這方面，從科研的角度在香港絕對是領先的，對全世界來說，這樣有系統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前瞻性。

但野外的數據收集從來不是易事，研究隊伍一直未能收集到暴雨下的重要數據。「我們需要現場收集暴雨數據，但每次都未能準確預測大雨時間。今天（2017 年 5 月 24 日）終於取得了重要數據！」水文研究隊伍另一位成員柏覓雲博士是香港少有仍然長年在野外進行研究的地理學者。「今天非常重要，因為今早經歷了紅雨和黑雨，我們可以看到河流流量和水位在暴雨下的變化。變化來得很急速，尤其是水位上升得很快，河水帶動大量沉積物流動，變得很混濁，但雨後一小時內便迅速消失，非常有趣！這些現象都解釋了雨水和高水位如何把流域一帶的泥土移動到河流之中。每次暴雨表現不一，因此我們需要收集大量數據才能歸納出變化規律。由於在暴雨下採用人手收集數據的傳統方法十分危險，因此要利用水中的濁度感應器和懸浮物監察系統以觀察暴雨中的河流變化，非常複雜。但即使使用更多的全自動器材，也需要定期檢查和保養。」

研究員需要親身體驗感受河流的自然變化，這有助他們思考新的假設和研究方向。柏覓雲博士便認為這次水文研究有助我們理解香港天然集水區的水文系統，以對應尤其是因為氣候變化造成更多的暴雨、洪水和旱災等問題。「荔枝窩的集水區在香港很典型，這次水文研究有助建立本地集水區的水文變化模型，理解香港河流沉積物的規律，及其與農耕活動的關係，這些都是香港一直以來缺乏的數據。」

談到水利和保育的問題，陳驥博士認為生態敏感是指要保護生態，並不是不管生態。「人要與自然和諧共處，就要考慮人的需要，不能只是考慮到生態的需要，否則這個地方就會慢慢荒廢，人只能從這個地方移走。如果不為河道進行清淤，河道會自然淤塞。因為它是個山區河流，上游的沙石沿河而下，在那個小堰子後面不斷沉積，使水位淹得很滿。因為它的儲水功能減弱了，想用那些水澆灌農地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把堆積的沙石挖出來。可是這樣一動是不是對生態有破壞？是會有，但也不是不能恢復的。生態的恢復能力很強，只要有度有序，不要弄成混凝土河道。一定要定期清淤，進行簡單的清理工程。」



研究團隊需要在大雨下收集樣本數據。

荔枝窩的集水區在香港很典型，這次水文研究有助建立本地集水區的水文變化模型，理解香港河流沉積物的規律，及其與農耕活動的關係，這些都是香港一直以來缺乏的數據。

「三斗種」 社區農業

綠田園基金在計劃頭一年開拓了第一個農區後，計劃第二年我們便開始著手開拓第二個農區。新農區面積比較大，可容納更多農戶耕種。因此，除了大學的實驗農場，新農區開闢了「三斗種」培育地區，為荔枝窩原居民及有志參與荔枝窩復耕的人士提供培訓和協助，使他們可在培育區進行社區農業。直至 2017 年 9 月，培育區內已建立了七個小型農場，開展自給自足的生活，或進行生產、教育等農耕活動。農作物會在荔枝窩的農墟擺賣，並在網上推廣。另一支由原居民、新居民和義工朋友們組成的隊伍「好夠薑」更在村中實踐在地種植、在地加工的永續社區經濟理念。

「三斗種」社區農場及生產者：

- 二伯農場
- 心耕 Mind
- 自然空間
- 好夠薑
- 英記農場
- 紀強農場
- 綠續友徠
- 隨意農樂



自然空間

麥勤鑄、彭日進 (Keith & Eugenia)



或許我們只是隨心出發，盡量不干擾大自然，跟著大自然的步伐走。

Keith 和 Eugenia 在 2013 年年尾開始入住荔枝窩。他們是第一批入村定居的城市人。他們經歷了農田開荒、建立農場、開展小生意，經過三年多，總算正式定居下來，是真真正正的荔枝窩復耕復村開荒牛。

清晨五時許，如常在廣場做運動後，跑到碼頭看看，一片薄霧溫柔地擁抱著原來蔚藍的天空，令我感到平靜、舒服，更令我回想起我們在荔枝窩生活的這段日子……

差不多四年了，真的好不容易相信，是緣，也許亦是圓罷。由最初為了尋找自己人生夢，參加了林超英的荔枝窩導賞團，到後來成為了永續發展計劃的開荒先鋒，而現在更能夠在「自然空間」當中享受著自主的生活，真的好像是一個夢，但也好像是實現了。

欣賞的是我們勇於嘗試的氣量，嘉許的是各方好友的鼓勵與支持，珍惜的是自己能夠遇到這片世外桃源的緣份。感恩！

回想起來，雖說我們是開荒牛，但好像也不是幹了什麼大事。只是要去尋找自己夢想的生活，確實需要一定的能量及勇氣去改變過往的習慣。這裏真是個天堂，但也是個隔世的天堂，要適應包括吃少一點，用少一點的簡樸生活。

記得初來埗到，什麼也沒有，一切都是由零開始。找合適的辦公室倉庫、辦禁區紙、搬運物資、招募人手、清理樹林、開荒田、做農誌記錄及報告

等等，雖然不是複雜困難，但已令經驗不足的我倆感到吃力。

這天不斷下著豪雨及雷暴，我們便以執拾屋內雜物取代烈日下的農務工作。水滴重覆地從瓦片裂縫間掉下來，心裏又害怕會再聽到附近爛屋倒塌的聲音……突然聽到些怪聲，發現原來樓梯暗角處有隻四腳蛇正在吞噬一隻螳螂，而螳螂口中亦銜著一隻小昆蟲。由於我們的驚擾，四腳蛇跑掉了，受傷的螳螂得以被我們放在屋外草地上，繼續生存。這刻突然有感，或許這已經是大自然慣常的運行，所有的生死得失，都好像在安排下發生。

有朋友曾認真地問，我們心目中的永續農村生活是怎麼樣。真的很不容易回答，或許我們只是隨心出發，盡量不干擾大自然，跟著大自然的步伐走。就像我們的圓心田、花花雪條等，都是隨意地去構思。最初因為自己的喜愛而願意分享，後來覺得更重要是能夠去了解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這可能就是我們主要的功課吧！



體會農耕苦與樂

紀小燕（紀子）



在荔枝窩建立起純樸的友誼（左起Patty、紀子、阿龍、Annie）。

紀子很喜歡耕種，未參與活化荔枝窩之前，她已經在外國斷斷續續累積了十多年的耕作經驗。回港後，她又上了數個與農耕有關的課程，並在實踐中取得了更多經驗。她現時正在荔枝窩嘗試種植多種農作物。不畏烈日，無懼風雨，她總是常常來到村中料理她的小型農田。她的認真和勤勞令我們非常佩服！

在香港大學農場經理 May 姐的介紹和鼓勵下，我參加了第二屆領袖培訓計劃，然後參加了「三斗種培育計劃」，現在與荔枝窩村民曾偉強於荔枝窩合作經營「紀強農場」，體驗從開荒除草到耕種和收成的過程。

在這裏耕作沒有交田租的壓力，選種農作物也有很高的自由度，我便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態種了各種各樣的農作物。這樣除了可以滿足自己的興趣，也同時能夠兼顧到生態健康。現在我在田裏種植了逾三十種農作物。我並不追求穩定的收入，只要有收成就當賺了，並且會樂於與身邊的人分享收成。

經營這個小型農場期間，我遇到不少挑戰。耕種的人手少，令我感到有點吃力。而且，各小組之間協調農田的灌溉和排水也絕非易事。我的農田位置較低，雨天常會發生積水問題，因此我要把田壠堆得很高來種植，並要調整農作物的組合來適應這塊較濕的農地。另一方面，由於沿水道流經農區的灌溉水也得讓位置較高的農田優先享用，我插秧後剛好要截水給上層的田先行灌溉，因此當時我的農田較乾，雜草滋生，必須特別努力除草。我體會到大自然的強大力量，明白耕作有賴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若順應時令、環境和農田的特性來種植合適的農作物，便會很容易生長。

辛勞耕作後，我會很期待看到自己勞動的成果。羽衣甘藍和蘿蔔的收成令我感到尤其滿意，而冬瓜和魚翅瓜的收成則為我帶來驚喜。耕種的體會以外，荔枝窩的風貌和環境還讓我重拾小時候在鄉村生活的回憶。我也很高興在這裏認識了一群談得來的朋友。



躬身務農，漸漸學會在大自然面前謙卑下來，順應自然來生活。

荒地種黃金？荔枝窩土產薑的故事

策動永續發展坊農場經理陳文苑（May 姐）、農場主任溫芷欣（Jamie）及王嘉星（阿星）



荔枝窩土產薑

很多人以為一片荒廢了數十年的農地重新復耕，泥土一定很肥沃。這真是天大的誤會！農地水利日久失修，加上定期發生洪水，當初合適耕種的表土會漸漸流失，取而代之的是充滿沙石、由上游沖積而來的沙土。我們感嘆大自然的力量，只是三十年時間，便把三百多年以來人類開墾的土地差不多打回原形！

這些剛開荒的土地，農夫術語稱為「生地」。「生地」的相反是「熟地」，即一直有人運作的農地。「生地」變成「熟地」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面對的「生地」，第一是石頭多，非得以人手逐一把石頭撿走，否則農機不能用、農具特別易爛！第二是樹根多，以為樹根可以在泥土腐爛不用理會，但這只是小樹根的情況，而樹頭則是經歷多年也未必容易爛掉。當泥中都是樹根和石頭，要在上面好好耕種並不實際。因此，開荒頭一年，同事們、三斗種的新農、大學實習生和義工等花了大量時間撿石頭、清樹根、掘水坑，這些事懶不得來。

由荒地到金黃色的薑粉，過程不但為農作物增值，同時製造更多社區參與機會。

土地總算整理好了，但土壤貧瘠，加上人手也不足，適合這裏耕作的作物並不多。農耕小隊 May 姐有種薑的經驗，她便提議試驗種薑。「Jamie、阿星和我，只有三個人，選擇作物要找能適應貧瘠土壤、打理要求較低，還有收割期也較長的。但荔枝窩整體環境都較濕，也不知能否成功。」2016 年 3 月，我們下了十五公斤薑種，有肉薑、小黃薑（是肉薑的一種，但比較辛辣）和薑黃。下薑種、除草、上泥，雖然說不上太多功夫，但也不可偷懶疏



種、洗、切、曬、製、包，薑黃大變身！

忽。經過三人九個月左右的悉心照料，這十五公斤薑種，最後種出了超過七百公斤的薑，所有人也意料不到。

大部分本地家庭可能一個月也用不了半斤薑，鮮薑黃也不懂如何用。七百多公斤的鮮薑農產，要銷售也不是易事。農夫便想到製成加工產品，不但可延長銷售期，而且方便使用，更易被市場接受。可是農夫們只有三雙手，又要收成又要處理，實在應付不來。「永續荔枝窩」計劃吸引了不少喜歡手作的女士加入，她們對食物製作的品質有很高要求，此時便需要她們協助。2016 年 12 月，「好夠薑」加工隊成立，由七位對食物有堅持的女士組成：Daisy、Thisbe、Maria、群英姐、秋爽、Teresa 和浩盈，有原居民、新居民、計劃學員和義工，她們各有所長，由曬架安裝、管理機器、實驗、洗薑、曬薑、製粉、包裝、會計、推廣到零售均由隊伍一手包辦。大家由消費者搖身一變成為生產者，把一塊塊鮮薑變成一包包薑片、薑粉和薑皂，實驗了社區支持型農業。

由荒地到金黃色的薑粉，過程不但為農作物增值，同時製造更多社區參與機會。社區一種植一加工一銷售，這將會是荔枝窩鄉村農業發展的新方向。

「荔枝窩有農墟」

由荒地到多個社區農場，在 2017 年開始終於「荔枝窩有農墟」！社區農夫們定期在每月第一個星期日於荔枝窩分享他們的復耕成果。訪客們參觀荔枝窩之餘也能夠帶走荔枝窩土產手信。





第四章 城鄉互動

策動永續發展坊項目主任姚思言

鄉郊人口流失是全球現象。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0 年後，鄉郊人口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已跌破 50% 大關。香港更是鄉郊人口流失地區的表表者。雖然香港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屬於鄉郊土地，仍然有不少人生活在鄉村之內，但除極少數進行初級生產的農民和漁民以外，絕大多數鄉村居民嚴格來說已脫離真正的鄉郊日常生活模式，只應算作城市人口的分支。

昔日的鄉村給人的觀感是落後、「隔涉」，村民一心只想離鄉別井，到市區或外地謀生。但時移世易，經歷了幾十年的急速城市化，今天的城市環境擠逼，生活壓力大，愈來愈多城市人希望逃離鬧市，轉移到鄉郊生活。城鄉流動轉向，讓荔枝窩這類曾被遺棄的鄉村有了重生的機遇：一度離開了的村民選擇回鄉過退休生活。他們在鄉村土生土長，即使已在外地建立了新家園，還是不希望故鄉舊家園倒塌、農地荒廢；他們是擁有原居民身分的城市人，雖然有心活化家鄉，但苦無足夠力量。另一方面，亦有一批在城市長大的人對鄉郊環境、傳統農村文化滿懷憧憬，立志保護香港的鄉郊環境和文化，

甚至投身農耕生產和保育等相關事業，實踐綠色生活；他們雖然有心有力，但卻未必有足夠的資源。將這兩組人跟鄉郊土地連接起來，建立城鄉共同體，彼此互動，便是我們在荔枝窩推行的活化方式。

荔枝窩的社區活化包含了幾個層面。第一層面是把市區人口帶到鄉村，重建鄉村常駐人口：不論是城市化了的原居民還是決心退隱田園的城市人，他們都透過復耕復村的行動，恆常地進入荔枝窩生活和工作，變成荔枝窩活化社區的核心。第二層面是建設者：計劃進行了多次的鄉郊社區營造訓練、義工服務及實習計劃，鼓勵和協助各類有心人與村民共同合作，解決目前鄉郊生活的困難和不便。第三層面是參與者：讓大眾市民和學生等接觸荔枝窩，認識並體驗鄉郊環境及其文化價值。增加的人流同時亦為鄉村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性。許多香港人跑到外地參觀鄉村、體驗農耕生活，殊不知香港本身便有豐富的鄉郊資源，無需捨近圖遠。

健康的城市生活不能缺少了鄉郊的支援付出。我們所呼吸和吃喝的其實都由鄉郊環境無條件提供。青山綠水近在咫尺，未來這四分之三的鄉郊綠地不論以過去的新市鎮模式繼續倒模發展，抑或繼續被遺忘忽略，都並不能幫助我們的城市步向永續。我們需要重新探索屬於香港的城鄉互動關係，摸索出城鄉共榮共生的香港發展之路。



復耕的先鋒村民

訪問荔枝窩原居民曾偉強 (David)



David 一直都是計劃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落手落腳清疏河道、清潔村莊、舉辦導賞，甚至耕種。

David 2010 年從德國退休回流返港。他回到老家荔枝窩，面對一片荒蕪，決定拿起鋤頭復耕。有一天，他在田裏碰到林超英，閒談間談起了復耕的念頭，「永續荔枝窩」的故事就這樣開始。

「我 2010 年回流返港，一回來很傷心呀，田地都被樹木湮沒，村裏只有一對老人家間中來居住。假如他們走了，就可能沒人再回來打理村莊。想想我便跑回來。住了好幾晚，有時一對老人家也不在，只有自己獨留在村，心也慌起來。」寂靜無人的偏遠鄉村，即使個子高大的 David 也一樣不習慣。

David 可說是荔枝窩復耕復村的先鋒人物，他的老家正中掛了「歸園田居」四個大字。「曾三民給了我西門樓附近的田，我便拿起鋤頭鋤田，但愈鋤愈辛苦，腰酸背痛。本打算到政府借機器的，又發現不知如何把機器運入村，最後只能放棄。」雖然 David 復耕初探不成功，但亦因為他的行動，啟始了「永續荔枝窩」計劃。

David 一直都是計劃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落手落腳清疏河道、清潔村莊，舉辦導賞班給村民和新居民，更與紀子（紀小燕）合組「紀強農場」，開始在荔枝窩耕種。David 很熱心對外推廣荔枝窩的風景文化，每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他都會在地質中心值班，為到訪荔枝窩的遊客提供文化導賞服務。他還在村內一間村屋開設了「荔枝窩生活館」，屋內擺設保留了六七十年代的風味。

「2016 年 1 月 1 日來回馬料水荔枝窩的街渡啟航，但當時配套未足，農地也沒有全面開始復耕，我擔心遊客來到覺得失望。市民如此有心，一定很想認識以前村民是如何生活。這間屋是荔枝窩保留得最原汁原味的村屋，沒有現代加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遊客了解昔日的村中生活。」

「遊客通常先衝入屋，會感到很涼爽，這已經吸引他們的興趣了。然後再講昔日蓋瓦建築，隔溫、通風，慢慢解釋。」入屋後右邊是灶頭，左邊是沖涼房，這是典型的舊村屋格局。「我們以前是不會浪費資源的。因為拾柴很辛苦，用灶頭煮飯亦不易控制火候，煮飯後利用餘火煲水洗碗、洗澡。沖涼房沒有廁所，很多小朋友很好奇為何以前的家居沒有廁所，我解釋因為我們要收集糞便做肥料呢！」David 是很厲害的說故事能手，講解生動又有趣。他自小對村中歷史和故事很感興趣，追著老人聽以前的故事。今天，遊客和學生們追著他聽村中故事。

荔枝窩的村民特別熱愛他們的鄉村，每當憶述昔日風景都是眉飛色舞，但當年大家都不懂得欣賞。「以前荔枝窩的景色真的很美，有小桂林之稱。但當時住在村內，只覺得這是個鬼地方，要看電影也要走到那麼遠！但現在看著舊照片回想，又真的很漂亮。」David 在德國住在大城市科隆。「一開始時很喜歡多姿多彩的大都市生活，酒吧 disco。但年紀大了，就開始對都市生活厭煩。九十年代我的女兒長大了，便帶她回港到荔枝窩看看。我還記得她說 sehr schöne（德文，很美麗的意思），賴在碼頭不願走。那一刻，我才開始懂得欣賞故鄉的美。」

「老實說，其實我真的忘記了當年的景色。我雖然年年回來，但到處都長滿雜草。但自從有一位姓梁的地理學生帶了那幅昔日的航空圖，立即勾起了以前的回憶。不單是我，二伯（荔枝窩村民曾新華）和其他人去了幾十年英國，見過那幅圖後就會回想起來，這裏是鹹田，這裏是分水凹，全部都清清楚楚！」

David 在德國任職公務員，假期比較多，會到處去旅行。豐富的遊歷經驗令 David 更明白荔枝窩珍貴之處。「荔枝



David 在地質教育中心向遊人解說荔枝窩昔日景觀。

九十年代我的女兒長大了，便帶她回港到荔枝窩看看。我還記得她跟我說 sehr schöne（德文，很美麗的意思），賴在碼頭不願走。那一刻，我才開始懂得欣賞故鄉的美。



踏在荒廢了幾十年再次復耕的農地，David 與一群海外回來的村民也難掩心中興奮。

窩離市區很近，由大埔市區出發，只需兩三個小時行山就到。出面有許多鄉村、農田生態旅遊，但都會看到現代建築。但荔枝窩不同，這裏我們可以住舊屋，用天然山水，飲杯水也特別甜！原汁原味很重要。比如客家炆豬肉，用石油氣煮還是用柴火煮，你可能吃不出分別。但當我一講明是用柴火煮的，你便會覺得特別滋味。因為你知道你正在體驗以前的味道！」

「香港地方小，寸金尺土，竟然還有這樣一條村莊保持得如此原汁原味。在外國人眼中香港也許只有高樓大廈，如遊客留在香港看畢了市區，想到鄉郊行山，荔枝窩便是他們的目的地。」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便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景觀和生活模式可供體驗，這是香港和荔枝窩難能可貴之處。

David 自認很傳統，喜歡原汁原味，最好什麼也不改動，這才是純正的荔枝窩。「最好五十年後我們的子孫回來時都是一樣。」David 說他見過內地一些客家村落賣給了發展商，整條村被剷掉了，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他們的子孫就沒有了根，什麼也沒有了，感覺很差。

David 覺得現在有外人在村生活，大家都很守規矩。村中多了生氣，幫忙恢復村以前的模樣，又有人耕田，村民都不會反對令村莊更興旺。David 希望荔枝窩能代代相傳，孫兒們和曾孫們也可看到荔枝窩便最好了。但下一代村民都是生活在外國，對荔枝窩甚至香港也很陌生，會否擔心傳承問題？「不會！」David 斬釘截鐵表示：「不回來也沒問題，現在是網絡世界，上網便可以看到荔枝窩。我一向對荔枝窩有十足信心，因為這裏是以前風水大師的精選，風水學上靠山夠大，村一定生存得很好，歷史便會長久。」對於荔枝窩的未來，David 給了一個原汁原味的鄉村式答案。

承傳客家風味

訪問荔枝窩原居民黃群英（Susan）

Susan 於 1965 年離開荔枝窩，跟隨爸爸到英國生活，當年十四歲。離鄉別井，一去便五十年。她記得很清楚，2014 年 6 月 9 日返港，目的是照顧年老的雙親。本打算短住兩個月，結果一住便三年。

「我留在香港、留在荔枝窩，第一是為父母，第二因為村裏重新聚了一羣人，共同生活，又有工作做，村中人氣多了，交流多了，大家很開心。」

人稱群英姐的 Susan 在英國生活了五十多年，間中也有回香港，但這一趟與別不同。「我記得回港後有一天跟村長回村看看，遇到麥 Sir 和彭小姐，他們新搬入村在荔枝窩耕田，我覺得好奇怪，便跟他們落田看，竟然真的在種植！後來跟阿強（曾偉強）上導賞訓練課程，遇到戚小姐、May 姐、Monti 等人，還一齊去行村行山，一班人很友善好傾，有心幫忙荔枝窩，最後還拿了畢業證書！」

一開始，大家對荔枝窩還是很懵懂，村民的指導其實很重要。那次導賞訓練便提供了一個黃金機會，讓舊村民和新居民一起交流。村民講講昔日的生活，新人分享搬入村的原因，自始大家便熟絡了。「看你們開田，很辛苦呀！『湖洋田』以前不是種米的，水太深。你們開錯了田！」除了昔日的農務情況，群英姐還帶過大家研究山中草藥，她說其實有許多她都不清楚用途，但可以帶回家中給母親辨認。老村民的知識是個寶。

群英姐現在在沙頭角中英街與父母同住，假日回荔枝窩過夜，蒸製客家茶粿，就地售賣。平日若有外客到訪，她又會回村來，幫著給學生和義工們煮飯做菜，並趁機打理祖屋和她的小農場。每星期來來回回荔枝窩，她覺得很充實寫意。「小時候生活很苦很窮。我是家中大姊，還是幾歲人仔時便要照顧細佬妹。全身總是髒髒的，鞋也沒一雙好，差不多十多歲我才第一



群英姐登山遠眺故鄉景色，滋味在心頭。



群英姐為到村義工預備客家特色食物——「瀨鑊邊」。

次穿襪子。小時候很討厭荔枝窩，很想逃離。爸爸說要帶我到英國，我開心到不得了。」

我們笑群英姐是英國人，給我們煮客家菜但自己卻吃牛扒、飲奶茶。不過，少時離鄉老大回，她心態改變了不少。「去了外國多年，也不覺得外國特別好，英國也有她自身的問題。以前無書讀，無機會，無選擇，假如留在香港，最後也只能嫁一個耕田的，所以要去外國。但現在不同了，子女大了，我回來不用憂柴憂米，不是為生活，是為興趣而做。年紀大了，這裏始終是自己的家，有自己朋友，自由自在。我唯一擔心是父母的健康。」

「以前家中什麼也沒有，現在有燈，有風扇，開電制便可，很方便。在外地勞勞碌碌幾十年，現在回家，自己坐在風扇下乘涼，不用憂柴憂米，我覺得都幾好。加上我又喜歡海，可以到海玩。多了一羣人在村，可以有人聊天，煮飯又有人欣賞。行上行落只有一人，其實很無聊，如果只有自己我會害怕的。始終隔離鄰舍有人，感覺安定許多。現在要我回來，住過世也可以。」

群英姐一家十分支持荔枝窩的復村工作，她表示的確是因為這羣外人才讓原居民們開始思考如何復興鄉村。「現在大家都很積極處理村務，否則村子繼續荒掉，最後門口不能入，路不能行，屋也垮掉了，就什麼也沒有。」「將來我看不到我沒辦法，但今天我還在我還看到，我就不想她沒有了。好像我媽即使行動不便不能入村，她天天仍然惦記著祖屋，每天問長問短。因為這是我一家大小成長的地方，我們祖宗在這裏，這裏是我們辛辛苦苦建立的。在我有生之年，我仍然希望有禾有田有屋保持生氣，全村完完整整的，保持村幾百年的傳統。我們這一代，退休了還想回來，但下一代，不會了。」群英姐家族的下一代跟許多原居民子姪一樣，從沒住過荔枝窩。他們家在英國，對荔枝窩沒有感情。群英姐這一代心裏明白，唯有順其自然。

群英姐與村中姊妹英仔姐在荔枝窩做茶粿，覺得與別不同。「如果只是為了錢，我寧可留在英國炒菜，賺更多。」「現在叫我回來煮飯、做茶粿，我做得到的話，無所謂。雖然有時太熱太辛苦會埋怨，但其實我真的開心。現在有收入，起碼夠用夠食不用食老本，也可以買東西給父母。而且也方便其他人，遊客來到荔枝窩會開心。人家讚我們的茶粿好吃，我也開心。」

除了賣茶粿，她也開始教外來的都市人做茶粿，教過學生、遊客和多國領事，甚至衝出了荔枝窩到學校推廣客家小食。「還記得第一次在家中，用舂臼，燒柴，很辛苦，最後連夾雜沙泥的茶粿大家也開心吃掉了，現在想起也覺好笑。」「當初沒有想過什麼文化傳承，我也意料不到城市人會有濃厚興趣想學製作客家茶粿。曾一度被遺忘了的傳統鄉下風味又回來了，現在我真的覺得自己有功勞，還有錢賺呢！」

前兩年剛好取到長者咭的群英姐，現在可以邊做邊講介紹客家茶粿。有人講一句「多謝群英姐」，便能哄得她最開心。她說，起碼有人讚。



群英姐在村中教授童軍們做茶粿。

因為這是我一家大小成長的地方，我們祖宗在這裏，這裏是我們辛辛苦苦建立的。在我有生之年，我仍然希望有禾有田有屋保持生氣，全村完完整整的，保持村幾百年的傳統。



舊社區 新力量

荔枝窩兩期的「鄉村社區營造訓練計劃」吸引了一批在都市生活的朋友報名參加。他們在村中上課、實踐，跟大自然、農夫和村民學習。計劃過後，有些學員更成為荔枝窩的新居民，嘗試過著簡樸的鄉郊生活。他們於這兩三年不斷穿梭城鄉之間，不單是體驗鄉郊，更成為鄉村社區的一部分，漸漸成為本土鄉郊復興最真實的實踐者。



希望孩子成為鄉下仔？

曾卓謙、尹子欣及曾尹濬家庭（謙爸、Maria、荔枝仔）

很多人都認為如此偏遠的鄉村今時今日只有退休人士可以搬進去居住。但這個三人家庭，年輕夫婦加上只有幾歲的兒子，一年前確確實實搬進了荔枝窩，每星期有三四晚留在村中，過著簡樸的田園生活。今天你問小 Zach（荔枝仔）家在哪，他會笑咪咪的答你：「荔枝窩！」

我們夫婦倆婚後流浪旅行兩年多，愈來愈嚮往簡樸的田園生活，我們於是帶著一個不離身的半歲小兒參加領袖培訓計劃。我們揹著孩子一起入村。計劃完結，亦正好考慮踏進「半農半 X」* 的生活，當全職爸媽之餘，更想到食物安全、孩子的成長環境及物質以外的生活質素，決定「半身」搬進荔枝窩，亦成了第一家帶著小孩搬進來的新居民。荔枝仔活潑的笑喊聲，絕對為寧靜的村莊帶來「活化」的生氣。

我們參與了「三斗種計劃」，小型農場取名「綠續友徠」，靈感來自綠色生活、永續耕作、交朋結友、以廣徠徠。我們並非經驗農夫，分配到約一萬四千呎的農地，成為我們的樸門耕作實驗場。我們希望只用堆肥，不清盡雜草，以天然方式改善土質，讓農地永續，亦為訪客提供一個洗滌身心



靈、發掘全人自覺、身土不二的健康生活空間，提倡健康飲食、與大地連結、自然為本的生活方式。我們亦有舉辦耕作活動，讓城市人入田體驗插秧、收割、設計稻草人等，謙爸有參與帶領生態導賞及主力料理農務。荔枝仔不願落田時，媽媽除了參與「好夠薑」加工隊及自己農作物的加工研發，只好待在家陪玩，打理家務，有時成塊田只有謙爸一隻耕田牛。我們長期招募義工來體驗農務，試一下汗水、泥水交織的真實存在感及植物（包括雜草！）的驚人生命力。

我們只開始了一年，沒甚經驗，拒絕施肥亦還在養土，收成實在不多，但每天到田裏收菜，只收當天的份，明天又有吃的長出來，非常感受到耶穌所言「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在我們的實驗中，不論是養 IMO 原生菌** 的發酵米飯、堆肥、粟米、番薯、木瓜苗、蕉樹苗也得給野豬交稅，真是好氣又好笑。牠們才是原居民！

城市發展雖重要，鄉郊田野也應平衡發展，而鄉村沒有耕作活動也是沒有生命的。人與大自然必須有連繫，因此，保留本土生產有機蔬果、保育生物多樣性和保育林區是不可或缺的，大地一切生命也互相關連著。永續農村是城市生活的根基，沒有永續農村的都市只是離地的名利場。眼見身邊住城市的朋友身不由己的被污染身體心靈，很想告訴各位生活可以有另一可能性。希望永續農村可以是改造城市的溫柔力量。希望更多小孩可以成為鄉下仔，跑山爬樹，會認出可以吃的植物果子，會到溪澗游水，會燒柴做飯，對動植物、對大自然好奇，對環境愛護，對生命尊重，對食物珍惜，能有像個小孩的童年。靠近泥土的生活才更易步向身心健康的整全生命，有這樣的下一代才有永續！

*「半農半 X」是指一種半職務農，以獲取安全糧食，另一半時間以能發揮天賦才能的工作為生的簡樸生活方式。源自日本作家塩見直紀的著作《半農半 X 的生活》。

**IMO 原生菌是指生長在泥土或生命體上有益的微生物群落，這些微生物有助生物降解、固氮及提高肥力等作用，可在大自然中採收及加以培養使用。

希望更多小孩可以成為鄉下仔，跑山爬樹，會認出可以吃的植物果子，會到溪澗游水，會燒柴做飯，對動植物、對大自然好奇，對環境愛護，對生命尊重，對食物珍惜，能有像個小孩的童年。

樂意在後面全力支援

李翠珊 (Daisy)



1. 與「三斗種」三位組員們合作，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2. 愛犬 Caesar 和柔七七來自荔枝窩，與牠們在一起的時光是多麼的難忘！

Daisy 是一位很有魄力的銀行退休員工，小時候在鄉村長大，很喜歡鄉村的廣闊環境，對稻田印象深刻，長大後也會懷念愉快的鄉村生活。她認為香港的鄉村不應該全都用作屋宇發展用途，很希望部分鄉村地區能保留其鄉村特色。得知荔枝窩並沒有賣地給發展商，她覺得有機會可以完整保留其鄉村風味，便積極參與計劃。

我一直喜歡種植，因此有意參與荔枝窩的復耕工作。當推出「三斗種培育項目」，我便在想有沒有一些在地的生產能夠讓村外人士購買（但我並沒有想過要賺錢）。在同屆領袖培訓計劃學員 Monti 的遊說下，我加入了她的種米小組。退休後我不太想做那些要動腦筋的工作，因此籌劃的工夫由其他組員負責，而我只提供勞力。小組一直都是這樣運作，至今已經出產了好幾造米。後來，我加入了「好夠薑」隊伍，與隊員把荔枝窩種出的薑在地加工製成薑粉等新的農產品。既然有一群人願意打頭陣，我也樂意在後面盡力支援。

參加了這個計劃後，對我影響最大的無疑是託養村狗。由於我有時間和地方照顧傷病的村狗，我家遂成為「病狗療養院」，全盛時期共住了七八隻村狗。雖然照顧牠們是很辛苦，但我很高興能幫助牠們，也希望遊人來到會覺得牠們漂亮。

我心目中永續的農村是可以讓人不用買屋也能住在村屋裏，村中的農產品可供居民作為食糧。當各自出產的農作物種類或數量不夠，鄰舍之間也可以互相補足。可是，我覺得香港很難有永續的農村，因為有太多質素不好但售價便宜的進口農產品，而本地農民生產農作物所付出的開支和時間都很多，若要收回成本並維持生計，本土農產品就要賣得貴，難以競爭。希望荔枝窩能排除萬難，邁向永續！

加入「好夠薑」實驗小隊

徐慧珊 (Teresa)

Teresa 一直對本土生產有濃厚興趣，她去年剛從澳洲工作假期回流香港，被拉入荔枝窩做義工。一做，竟然搞出了一個本地薑品牌。

去年十二月，我跟六位新認識的朋友組成「好夠薑@荔枝窩」實驗小隊，要為荔枝窩出產的薑找出不同可能性。我們這隊荔枝窩組合有原居民、新居民也有義工，大家七嘴八舌很快已由討論願景走到落手落腳曬薑切薑工序。行動勝於空想，任何驚天地泣鬼神的想法都要行動實踐才找到答案，這艘裝有七個「摩打」的小船（還外置一個香港大學「摩打」）雖然不免橫衝直撞，但過程就比一人探索加大了七倍動力，走在海上也不會感到寂寞。加工製作連自己也讚好的農產的這種想法雖然微小，但連繫農夫和市民也是實現我們這次實驗的願望。

我們沒有真正跑入田地當一名農夫，我們是加工者和農產品推銷員。從加入「好夠薑」起，我們也成為本地農業一份子了。



我的「好夠薑」隊友，左起 Maria、秋爽、浩盈、Daisy。

尋找鄉郊發展新出路

黃蘊銘 (Raymond)



Raymond(右一)及另外兩位口述歷史的義工與受訪者荔枝窩原居民曾新華合照。

Raymond 是一個三十出頭的青年人，從事保險業。他的母親是梅子林村民，舅父是梅子林村長。他在市區居住和工作，卻一直關心香港的鄉郊發展，希望能尋索出鄉郊發展的新出路。儘管工作和生活忙碌，他也抽空參與計劃。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已參加計劃約三年半了。舅父是梅子林村的村長，他長期關注荔枝窩，沙頭角及新界東北一帶的發展。大家都誤以為我很了解該地區的故事。事實上，我對母親、舅父的故鄉社區的認知，大部分原於母親的隻言片語、參加幾次太平清醮的經歷及自己的想像。對荔枝窩的印象是窮鄉僻壤、交通不便，若不是太平清醮的時節，這裏根本是杳無人煙，雜草叢生的破落鄉村，更遑論甚麼永續發展的想法。

但變化在四年前開始，當時熱哄哄的題目就是「將鄉郊私人土地劃入郊野公園」。村民和政府各有看法，各執一詞。我認為追本溯源都是因為過去鄉郊土地不能有效地永續發展，才產生政府要劃地規管的結果。因此，我開始關注及研究如何有效運用鄉郊土地及各種可行的永續發展模式。希望另闢蹊徑，為鄉郊土地發展找一條新出路。

無巧不成話，社會上的有識之士不久亦開展了「永續荔枝窩」計劃，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加上計劃亦位於母親故鄉的社區。近水樓台，便立即報名參與，開始體驗及學習如何活化及永續發展一條鄉村。

計劃的初期，我們集中在農地復耕工作：掘樹根、搬石頭、開水坑、翻泥、插秧、耘田等等。今天回想，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到計劃中期，我集中參加文化保育的工作。當中口述歷史的一部分，感受至深。村民現身說法，談及當年為了生計被迫離開讀書成長的地方，移民遷居到外國生活，直至晚年退休才有機會回港返鄉居住。當中的艱苦歲月，不是物質生活豐富的城市人可以想象。

計劃現時已得到相當的效果。進一步是要考慮經濟效益，才有可能得到持續性的發展。經濟上長期虧損的計劃必然要從其他渠道獲取補助才可能運作，長遠來說亦不是健康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展望將來，永續鄉村亦應以就地取材為基礎，善用及協調當地各方面的資源（包括生態、文化及人力資源等），建構有效的管理體系，輸出社會有需求的服務及產品。獲取收益後再投入，才能永續循環地發展。

最後，亦希望借此機會感謝家人及內子的支持體諒，願意不時陪我到荔枝窩進行義務工作。特此致謝。



「將鄉郊私人土地劃入郊野公園」——村民和政府各有看法，各執一詞。我認為，追本溯源都是因為過去鄉郊土地不能有效地永續發展，才產生政府要劃地規管的結果。

欣賞鄉村文化和生活智慧

伍秀儀 (Annie)



與種米的學員們分工合作在荔枝窩種出了稻米，粒粒皆辛苦呢！

Annie 是一位活力充沛的婦女，對農耕、本地文化、生態、地質等都甚感興趣，多年來積極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文化和環境保育義務工作，是「永續荔枝窩」計劃中一位出色的領袖和導賞員。每次帶領導賞，她總是興致勃勃地預備教材，用生動活潑的方式向參與者講解。

三年多前，妹妹一家參加了塱原的水稻田耕作坊，偶然幫忙，彎腰插秧，初嚐泥鴨滋味，快樂就是那麼的自然而來！2015 年保持快樂的機會又來了，四月幸運地成為第二屆荔枝窩活化工作的實習領袖。

課程除了上理論課，每一環節都要落田實習各種工具，最後還要分組種植晚造米的全程練習。人生的第一公斤自耕米，就在不同背景的三十二位學員擦著不少火花的溝通過程中，經歷磨合、分工、合作而生產出「粒粒皆辛苦」的黃金糙米來。務農一點也不簡單，深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道理。

五月，參與兩日一夜的「客家文化體驗課程」。圍村內最具特色的三街九巷和二百多間民居呈現出從前村裏人丁興旺，梯田滿山的過去。當走過那排列整齊的村屋，時間彷彿停頓了，任由我們穿梭各個時空。有些村屋牆身鋪上熟悉的六十年代流行的圖案瓷磚，配上時尚的菠蘿花玻璃鐵窗。也有過百年的瓦頂青磚屋，門亭採用花崗岩石板鋪路；室內更保留著漢民族的兩大古老用具——爐灶及碓。大小不一的甕缸罐鉢散滿在倒塌了的屋子地上。歷史的響鐘又一次提醒我們，荔枝窩的客家人也遇上跟先民遷徙他方相同的境況，需要一樣的堅毅與勇氣。

課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九月復修四間舊建築的工程。老師傅池叔帶著一班行專馬不停蹄，在烈日下高空工作。北牆保

留傳統就地取材的建築方式，把禾草、黃糖、蠔殼、沙泥和石灰混合後，平均灌進已釘板的空間內，再用木樁人手舂壓而成。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九月同時上了「生態文化導賞課程」，使我仍然可以聯繫著這片美麗的地方。由馬料水出發，古老的海峽深埋著蜑家人採珍珠的血淚史，四百年的客家村又是香港故事的重要憑證。

我心目中的永續鄉村生活是從急速煩囂的城市生活轉向寧靜規律的鄉郊生活，放緩腳步尋找生活質量，從耕作中發掘五感體驗；了解大自然的各種動植物的特性，大家重新建立共生關係，營造和維持一個生態平衡的農田復耕小社區。

北牆保留傳統就地取材的建築方式，把禾草、黃糖、蠔殼、沙泥和石灰混合後，平均灌進已釘板的空間內，再用木樁人手舂壓而成。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用泥土畫宣揚保育

王曉欣 (Ivy)



我心目中的永續鄉村是盡量自給自足，擁有多元化的經濟模式（不單靠旅遊業）及擁有已在城市消失的鄰里關係。

Ivy 是個二十來歲的大學生，自小對科學和自然藝術充滿熱誠，很多年的周末都用了來學習繪畫。在澳洲昆士蘭大學留學的日子，她選修環境科學，對土壤的興趣尤其濃厚。返港後，她加入了「心耕」農場項目，原本幫忙務農，後來靈機一觸，藉著泥土畫把環境教育與繪畫結合起來。

社區營造和環保是自己較關心的事，所以得悉本計劃的規模和持續性便參與了第一屆的訓練。當初以為能以留澳的生活體驗和大學的知識貢獻什麼，但「落地」參與卻不斷碰釘，似乎什麼都應付不了——喜歡動植物卻不懂辨認，體能不足以應付農務，想留村過夜卻總是睡不好。開初挫敗感比快樂多，可是卻清楚自己不能完全困在城市，渴望生活裏有鄉郊和大自然的元素。後來聽取過其他人的提議，我慢慢接受了自己像嬰兒般的狀況，抱著學習而非要完成什麼的心態去重新開始，也不勉強自己做能力不及的事。迷惘過後，我嘗試發展泥土保育和其他環境教育工作，在職員和組員的支持下開始了「泥土畫工作坊」，終於能夠把自己的興趣和知識實在的結合起來。每次看到小孩甚至是大人在地上畫得高興，就是最滿足的事。希望將來能繼續嘗試發展不同類型的教育活動，讓城市人重新與土地連結。

關於荔枝窩的未來變化，我擔憂的是過度開發。我心目中的永續鄉村是盡量自給自足，擁有多元化的經濟模式（不單靠旅遊業）及擁有已在城市消失的鄰里關係。在村裏最深刻的是經常能夠共膳，大開門戶和串門子。無論如何，烏托邦與現實即使有距離，荔枝窩社群已經是我個人生活的一部分。

情迷花帶

梁翠瑩 (Helen)

Helen 原本從事織襪行業，對編織針黹等尤有興趣和天分。自從在荔枝窩認識客家花帶後，她便對客家花帶感到好奇，並上過客家花帶編織課程。她說花帶是傳統客家女性的重要飾物，編織技術現已瀕臨失傳，而且不同地區的花帶各有特色，因此她希望能為這種傳統手藝的承傳出一分力，並嘗試找出荔枝窩的花帶款式。

我每次入村遇見叔婆，她頭上總是戴著黑色的頭巾（客家人叫包頭仔），上面綑結了一條白色有紅線圖案的帶，在帶的兩端還有掛穗作裝飾，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客家花帶。

為了學習荔枝窩花帶的歷史和織法，便向村民群英姐了解。她小孩時見過媽媽織花帶，但她就沒有織。群英媽媽已是九十過外高齡，而且數十年沒有織花帶。「你媽媽還記得如何編織花帶嗎？可否讓我們把這門快將失傳的手藝記錄下來？」我大膽試問。群英媽媽對我們的工作很有心，便一口答應了為我們示範織花帶。

我和復耕計劃職員帶著攝錄器材相約在沙頭角萬生堂作一次荔枝窩花帶文化記錄。當日群英姐陪同媽媽到來，她看見我手上繞著線的紙板，便說：「不用！拿線給我。」群英媽媽用客家話對我說話，由群英姐翻譯。群英媽媽拿過線，利用一張板凳，繫上腰帶和竹枝，以熟練的手法把線上好，準備編織。「這個叫八公頭，用作把線拉起一高一低地編織。」她一面織一面講解。我聽不懂客家話，但她每織一行，我從她挑線、過線和拉線的動作便意會她的意思。不用一小時，她已織出半條花帶，並叫我回家完成剩下的半條。群英媽媽所織的花帶，力度平均，圖案工整，帶子織得結實，若非看過她手藝，很難想像這是一位九十高齡的婆婆所織。

這次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看到荔枝窩村民織花帶的精湛手藝。我讚歎客家婦女的智慧，利用竹枝和木棍等簡單工具，便能像織布機一般把彩線拉得高低交錯，把腦子裏的圖案編織出來。



1. 在荔枝窩看到叔婆頭上以花帶裝飾頭巾，使我對客家花帶產生了興趣。
2. 群英媽媽繫上腰帶和竹枝，利用板凳和木棍等簡單工具熟練地編織客家花帶。

農村體驗深刻難忘

李少雲 (Regan)



Regan 是銀行退休員工，對蝴蝶生態和有機耕作都很有興趣，積極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環境保育活動。她參與了多項訓練，並成為了計劃的重要義工。

2013 年尾初次聽到有關「永續荔枝窩」計劃，其後於 2014 年初加入了該計劃的攝影義工隊，就這樣開始了與荔枝窩的關係。

2014 年 7 月，在村內協助拍攝復耕後第一造稻米收成。當日氣溫超過攝氏三十度，連攝影機都因為太熱而間歇性罷工。相反另一面看到很多義務城市農夫不理大汗淋漓，認真地幫忙稻米收割，令我印象深刻，頓時感覺到時光倒流，恍如看見當年荔枝窩村民的日常農耕生活。

2015 年 4 月，因了解而參加了第二期「鄉村社區營造訓練計劃」，可以親身體驗農夫生活和點滴，例如第一次赤足踏進稻田，無數小昆蟲從田裏跳起來。訓練期間需要多次留宿荔枝窩，女學員大伙兒同擠於村屋的閣樓睡覺，大家睡前來個促膝談心。我們又跟村民學習就地取材做客家茶粿，協助村民煮大鑊飯，這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的農村體會！

實習期間亦有參與導賞訓練，繼而加入「三斗種計劃」作為支援義工，與村民的溝通增加，從而更加深入了解荔枝窩的古與今。在村逗留的時間多了，曾一度有第二個家的感覺呢！

這幾年見證荔枝窩的顯著發展，隨著持續的復耕活動和交通改善，多了村民和城市農夫遷入，遊人增多，居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經濟收入，且整體生態、文化及歷史得以保存，永續的理念已能慢慢實踐，這已是極不容易了！

我認為若果能夠把這個永續概念推廣給村民的下一代，得到他們的認同和增加他們對荔枝窩的歸屬感，往後的發展會更為穩固！

收穫遠比預期豐富

Patty

Patty 是一位活力充沛的中學老師。兼顧工作和家庭的同時，她常在假日參加與本土文化和環境保育有關的活動。她經常興致勃勃地參與「永續荔枝窩」計劃的訓練和服務，並熱衷與人分享，身邊的人便自然地被她感染。

我閒時喜歡耕作，但從未試過種植稻米；參加「永續荔枝窩」計劃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學種米。三個多月的實習，我體會到種米的百般辛酸，過程包括：預備農地、發芽、插秧、除草、耘田、灌溉、施肥、收割、打穀……再加上不能預測的天氣，收成是無法得到保證的！我明白到做農夫絕不容易，當中蘊含著很多智慧，我學極都學不完。

我參與這計劃的另一個原因是希望認識客家文化。母親常說她是客家人，而我的外太祖母更是沙頭角客家人，但母親並非在鄉村中長大，對傳統客家人的生活體驗不多，只有零星回憶。參加了這計劃，我很高興能與母親多傾談荔枝窩客家村的特色和老村民的故事，加深了我對客家文化的認識，更加深了我對母親的了解。計劃還讓我參加了不少村民活動。有一次，我和母親參加慶春約春節聯歡，客家人喜慶時是吃九大簋，母親愉快地說起兒時去沙頭角出席婚宴也是吃這特別菜式！直到現在，她老人家仍不時提起那次春茗。

在計劃提供的訓練項目中，我最喜歡原木木工班，因為我覺得做木工是很難的，只適合「大隻佬」玩。但木工師傅林池很用心設計一款用村中廢棄樹枝做的木橈，他將製作工序簡化，又帶徒弟來協助。結果我和一位學員合作，真的親手製作了一張木橈，現時放在村內供學員使用，我非常滿意這件拙作！其次，我也很喜歡口述歷史訓練班，當中除了理論和技巧的學習，還有實踐的機會。我與三位組員成功訪問了幾位村民，過程十分愉快難忘。

我參與「永續荔枝窩」計劃的收穫遠比預期的多。如今我更嚮往純樸的鄉村生活，希望這些鄉村可以保存下來，讓我的兒孫也可來感受一下，生活在其中！



1. 親手種的稻米終於有收成了！
2. 在林池師傅的指導下親手製作出一張木橈，感覺非常滿足！

傳統工藝的承繼

梁永基 (Woody)



偏遠鄉村生活不便眾所周知。熱水爐壞了、水喉淤塞了，等師傅來修理不知要等到何時何日。本打算做復耕義工的 Woody 被發現了「周身刀」的技能，便常常被召入村協助水電維修。但他最想的，其實是修復村中昔日的舊木俱。

早於 2003 年已經被荔枝窩的海岸生態所吸引，對村落的認識只限於兩個樹頭伯公。及至 2016 年朋友向我提起這計劃，燃起了對種甘蔗這個童年夢想的回憶。十多年後重臨，感受至深是復耕計劃讓許多舊日的生活痕跡活現出來。村民在屋中生火煮食，樸實的灶頭能清楚顯出十一層的磚塊，印證以往沉悶的資料記錄，著我更加有意欲去檢視其他建築特色。

興高采烈地幻想著種田，插了一次秧苗，跟身邊的長輩傾談，慢慢了解到種田不是玩樂，要考慮投放時間和經濟上的可持續性。心情低落之際，獲邀參與在復修民居開設的有關舊日稻米耕作和生產的展覽。或者這是一個技工最能貢獻鄉村的地方，正如舊日一樣有商人和工匠帶著農具或其他生活用品，攀山涉水去服務村民。

地理隔閡令荔枝窩的自然生態和鄉村風貌得以保留。舊有的經濟作物生產和現在的有機生產似有衝突，但實互不相悖。村落民居的復修有利傳統工藝的承繼。我們身為外來者應該尊重村民，並透過討論，對村落的歷史和舊有的生活方式予以肯定。

燒製生物炭的開荒小子

黃旨晉 (柴晉)

阿晉十分支持本地農業，在參與「永續荔枝窩」的大學生實習計劃後，成為了荔枝窩復耕的開荒要員。夏日炎炎，他在烈日下開墾荒田固然艱辛，但他臉上總是掛著燦爛的笑容，真是一個陽光男孩。由於他常常負責幫忙燒製生物炭*來改良土壤，計劃的工作人員和荔枝窩的村民都喜歡叫他的花名「柴晉」。

我十分榮幸可以參與荔枝窩前期的土地修復工作。雖然在高溫下燒柴、開引水道、起圍欄的過程絕不輕鬆，但想到一袋又一袋生物炭的製成，已開墾的農地能讓村民和義工「心耕」，又讓策動永續發展坊的同事作研究用途；加上親眼目睹荔枝窩由接近荒廢的土地轉化成活力十足、「人狗共融」的村落，便覺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烈日下幫忙開荒實在一點也不輕鬆，但製作出一袋袋生物炭的滿足感亦難以形容。

* 生物炭 (Biochar) 是把木頭、草秆、穀殼等有機物料在低氧的狀況下進行熱能化學分解 (pyrolysis) 而成，可作為土壤改良材料，與土壤摻配可改善土質、促進作物生長及有固碳之效果。

鄉村生活初體驗

陳玉琮 (Rosa)

Rosa 是一位年輕的建築師。2016 年，正當她想從工作中休息一下的時候，便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永續荔枝窩」計劃。她向來都在市區生活，來到荔枝窩才初次體驗鄉村生活，並嘗試種植稻米和其他作物，覺得一切都很新奇。

我從來沒有在田裏工作，因此參與農耕對我來說是很特別；可是也正因如此，我的身體機能也很難適應，尤其當初參與的時候正值炎夏！雖然很艱苦，雖然常常被同事取笑我是否快要暈倒了，但我真的很享受在這寧靜美麗的自然環境中耕作。各種不同的工序都很有趣。與村民和同事們一起工作，一起休息，傾談，聽村民說舊日的事情，與同事們說說村裏發生的事情，都是一些有趣和值得回味珍惜的時光。

對於我這個城市人，在這一條小小村落中初次體驗鄉村生活，感受鄉村文化，感覺真的太特別了！我現在更明白自己父母年幼時在鄉村的生活，終於理解他們一些生活習慣背後的原因，這可是我意料不到的收穫。

盼望荔枝窩終有一天能夠重新興旺，每間屋都有人居住，田裏種出不同的作物，實現多樣性永續發展。「永續荔枝窩」計劃是相當有創意和前瞻性的計劃。香港需要這樣的計劃作為其他村落永續發展的模範。

在荔枝窩初次體驗鄉村生活，感受鄉村文化，感覺真的太特別了！

遇上荔枝窩狗狗

陳文苑 (May 姐)

May 姐，香港大學長駐荔枝窩的同事。2014 年 8 月，她正式參與了在荔枝窩的復耕復村計劃，半年過後更租下一村民祖屋，成為荔枝窩的居民。但相信影響 May 姐最深的，未必是復耕，而是鄉村社區動物的議題。

2014 年 4 月，第一次乘船入荔枝窩，這個將會是我新的工作地方。當船靠近碼頭時，第一眼看見的是廿多頭野狗守候在碼頭，隨後一些食物環境衛生署姐姐倒了一大堆燒雞鴨肉等餸頭餸尾給牠們，一大群狗便狼吞虎嚥地搶食，場面非常震撼！

經了解後知道這些不是野狗，是荔枝窩村狗，也是這裏的「原居民」。村民搬走後，牠們繼續留守這裏，守護這條村，亦繼續繁衍，有食物時就生多些，缺糧時就自然淘汰。見牠們可憐，初期一心只想餵飽牠們，怎知接觸多了，一隻一隻給改了名字：比比婆婆、阿大、阿細、白手套……有名字便是家人，大鑊！

餵飽了，又想牠們健康生活。這麼多狗，若要做得好，花費很大，一人之力怎可能？唯有結集同事朋友義工，大家自掏腰包，在工餘時間服侍這班「狗大帝」，「荔枝狗奴會」隨之成立，兩年多已跟進了六十多隻狗：餵飼、基本醫療、絕育、尋家收養、醫治重病受傷……甚至自己亦成為狗主。陳皺皮、陳辣椒已是我家狗大爺，還有 So Pak 也寄住入來了，照顧三狗令我在家忙得不亦樂乎。

只可以說緣份來時的確無法抗拒，苦樂自知。這條「不歸路」還是要繼續。



「湖洋田」

梁秀媚 (Teresa)



「湖洋田」在 2016 年變身荷花池。

Teresa 是香港鄉郊基金的經理，亦是許多村民認識計劃的重要橋樑。一眾同事當中，她是最有決心學習客家話的一員。用簡單的客家話與原居民溝通，讓村民感到份外親切，且對深入了解當地文化很有幫助。

2013 年入村時，有人告訴我荔枝窩西門外有一片「芙蓉田」。入村正式開展復耕工作，嘗試去找田界，希望可以確認哪些範圍是我們的計劃租下的。雖然都預計這片「芙蓉田」是水田（出水芙蓉嘛），但未能想像這裏的泥深及膝蓋大腿，舉步維艱，要不是與綠田園基金的同事一起，我都怕走進了這片沼澤，不能自拔走出來。人就是這樣，當自己單獨一個人，許多事情未必有信心單人匹馬去闖，正如往後日子成立「荔記狗奴會」幫助荔枝窩村狗一樣，都是一群有心人集合起來。

「芙蓉」兩個字其實是我們不懂客家話的城市人將「湖洋」（客家話：fu2 yong2；意思：沼澤）聽錯再加點幻想，變了「芙蓉」。我自己也將村裏的「陂頭潭」（客家話：bi1 tiu2 tam2）聽錯以為叫「杯頭潭」（因為兩溪匯流 Y 型似隻酒杯）。事後發覺犯錯，急急向其他人更正，怕誤導他人！

復村計劃，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路，像我們走進「湖洋田」一樣，田界找不著，再想辦法。路是人行出來的，也未必有相同的路。

開荒木材的靈活運用

訪問木匠林池師傅

林池師傅，人稱「池哥」，本地木匠，是新居民 Monti 的朋友。Monti 搬了入村，和池哥提起荔枝窩正在開荒，有大量枝材產生，可以做什麼呢？池哥第一次跟 Monti 入村，就利用了開荒木頭現場做了一張椅子。

池哥手裏有本書，利用原生木形狀創作傢俬。「材料就是這樣了，你便要想辦法運用製成品，需要更多思考摸索。」

池哥喜歡行山露營，通山都是樹，但都是郊野公園範圍，不可以隨便收集，鄉村便提供了創作資源和發揮空間。「鄉村提供了許多木工資源材料，通山都是木，但其實又很侷限，因為平時習慣使用已經開好的木材木板，很少機會接觸原生未經任何處理的木料，加上工具、器材限制，材料形狀、大小有侷限，但想想其實有發揮機會！」

「從前木工是必備技術，技術很普遍。木、泥、竹是鄉村常用的原材料，村民懂得自己動手做小工具如泥耙、穀耙等等，利用周邊的材料自製。較複雜的大型傢俱、農具（如風櫃）等便會有專業的木工師傅專門打造。但小維修還是會自己動手做。」

今天木工手藝失傳，木匠變成受保護動物，池哥覺得很可惜。「時代轉變，工業化生產，傳統手藝競爭力不夠，自然便被淘汰，無奈但也無法。」近年多了年輕人學木工，池哥也收了不少徒弟。「很多人學木工都是為了興趣，不是立志成為職業。因為訂單不足，未能養活生計。技術需要磨練，但機會不足，不能維持生計，便很容易放棄。」這跟青年歸農很相似，有許多年青人，甚至四五十歲放棄文職轉型做農夫。「耕種和木工都是一門手藝。近年看到有些人轉做農夫能穩定下來，我也希望木工行業未來有相同情況。」

木工手藝在香港有一定需求，但奈何沒有空間、資源和配套讓工藝在本地發展。當香港唯一的位於古洞的志記鏢木廠也因新市鎮發展而被迫關閉，傳統手藝是否會跟傳統農業一樣難逃都市化的吞噬？



拼拼合合，不消個半小時，池哥便把「廢柴」變椅子！

荔枝窩・為我的創作生命添上色彩

陳燕明 (Christina)



我與荔枝窩是「互動」的，不單是我拍攝她，她也同時啟發著我，讓我成長。

Christina 是「永續荔枝窩」計劃攝影師，亦是資深自然教育及環境教育工作者及自然生態作家。

作為計劃的攝影師，起初我帶著一顆攝影記者的心去進行採訪及記錄荔枝窩的活化故事。計劃一直向前行的同時，荔枝窩一點一滴也在啟發著我，並為我的創作賦予更多的生命。我與荔枝窩是「互動」的，不單是我拍攝她，她也同時啟發著我，讓我成長。

踏進荔枝窩的第一天，荒田還沒有開，禾秧還沒有插，那時的我剛剛由一個框框中走出來，仍然在尋找著未來的方向。

第一造禾稻成功種下了，卻發現雀鳥分享稻米收成。第二造禾稻再種下，義工們蓋下一張網，以阻止雀鳥分享稻米。

功能上它是「鳥網」，對於我，它卻如過去一直籠罩著我的框，把我箍得死死的，連一點突破的空間也沒有。它的出現不單讓我拍攝得有趣的照片，更為我的思考提供了出路。

在這張網內看出來的世界很不一樣，當拍下農夫在網中工作時，這張照片很迷離也有點不現實的感覺，很多朋友也讚賞這照片。的確，站在網內的感覺很奇妙，吸引我每次在荔枝窩，也要進去待上一會兒，從網中看出來。

有一次，站在網內，細心觀察網上的生物，看見一隻螳螂忽而在網上，忽而在網下。牠不受網的限制，游刃有餘地穿梭其中。螳螂與鳥網啟發了我，接著我創作一個視覺藝術的作品，名為「突破框框・享受自由」。

我很喜歡藝術創作。荔枝窩活化的故事給予我很多創作的空間，也讓我在採訪的歷程中獲得啟發，更讓我放低過去的框框，創作自己想走的路。

多謝荔枝窩的故事，她為我的創作生命添上了色彩。



荔枝窩與大地藝術

訪問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麥詠詩



尊重和溝通很重要。大家都在互相摸索，藝術家在學習，村民也在學習。

麥詠詩（Vincci）是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的高級講師。她在香港大學開設了「塑造大地（Shaping the Landscape）」的課程，與學生一起探討人與大自然的關係。Vincci 分別在 2015 及 2016 年帶領學生和公眾在荔枝窩進行大地藝術工作營，希望透過在地的藝術創作讓參加者重新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

「大地藝術源於六七十年代歐美的藝術圈，當時的藝術家在想：『為什麼藝術品一定要在畫廊或博物館中展覽，甚至買賣？』他們想打破這種固有的藝術展示模式。加上當時正值反戰、反核、環境運動的興起，藝術家開始透過藝術創作探索環境議題，在大自然之中，使用就地、貼近環境的物料，重新探索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本地環境運動其實早在六七十年代已經開始，但大地藝術則是這幾年才在香港流行，這當然與本土環保意識抬頭有關，但土地議題才是點起本地大地藝術之火的原因。「你看看這幾年有許多創作本土大地藝術的地方都是與土地議題有關的。土地雖然是天然資源，但香港地少人多，在許多人眼中土地就代表錢。要覓地建屋，何處找地？誰說了算？近年社會上多了許多有關經濟、民生、環境、政治的土地爭議，人們開始討論和反思香港的土地問題。」

「大家也多了思索什麼是本土，想知道香港這個地方是如何發跡，想知道新界為什麼是這樣，想知道鄉村郊野對香港的發展貢獻等。多了人問這些問題，我自己也一樣，是尋根吧。本地藝術圈子裏也多了一群關心時事的年青人。花花草草大家都喜歡，但一說到家園要被鏟走，他們就覺得要做一些事情了。」



「塑造大地」課程把荔枝窩的美帶到港島，在上環舉辦大地藝術展覽——「土•話」。



在香港推行了幾年大地藝術的項目，Vincci 認為要透過大地藝術改變社會，是需要長期經營。「借助藝術為媒體，吸引參加者留在鄉郊，接觸泥土、水和生物。這種親身經驗比真的是創造了什麼更重要。我覺得大地藝術在香港還有許多空間發展。能令到參加者常常入村，接觸自然，這才是真正投入了環境，但尤其是在高度都市化的香港，這確實需要很長時間去經營。」

由於歷史和環境因素，都市人與村民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存在一定的分別，去年其中一項創作便因為有村民認為影響風水而要拆掉。藝術創造需要創新，如何讓當地人接受在他們的土地上進行大地藝術？「之前跟日本『越後妻有』*的藝術家交流，他們也提到頭幾年很艱鉅，一開始村民不理睬，花了很長時間溝通才開始慢慢願意借出地方，現在大家都接受了大地藝術祭是他們的一部分。」「尊重和溝通很重要。大家都在互相摸索，藝術家在學習，村民也在學習。所有事情都需要有個開始，今次試過拆過，我們知道了更多村中的傳統習俗，村民也覺得這群人願意聆聽，下次會對你更有信心，便有機會重來。」

*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是世界最大型的國際戶外藝術節，自 2000 年開始每隔三年於日本新潟縣越後妻有地區舉行。藝術祭的目標是以農田作為舞台，藝術作為橋樑，連繫人與自然，試圖探討地域文化的承傳與發展，重振在現代化過程中日益衰頹老化的農業地區。

建設鄉村基建

訪問香港理工大學工業中心團隊：
工程師李偉志（李 Sir）、行政主任陳嘉燕（Sally）、
助理技術主任潘家榮（Calvin Sir）、學生溫子儒及成浩然



香港偏遠鄉村的基建設施一向甚少人關注。「永續荔枝窩」計劃嘗試牽引各相關的專業範疇一同協作建設偏遠鄉村，其中工程專業又可以如何貢獻呢？在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熊永達博士的推薦下，香港理工大學工業中心於 2016 年 8 月在荔枝窩進行暑期計劃，約八十位工程系同學到荔枝窩建設了兩個農用戶外棚及一組小型水力發電設施。熊永達博士退休後，今年八月接任的邵泳怡博士帶領新一學年的學生到荔枝窩鋪橋修路及復修建築物蓋頂，繼續為荔枝窩復村的基建出力。

「工業中心對外的暑期工程計劃已經有三十多年歷史，主要針對弱勢社群和學校單位等，通常協助它們改善優化康樂設施。」工業中心的李 Sir 是暑期工程計劃的負責導師，他與各導師和同事們多次到荔枝窩考察，研究如何運用他們的工程知識，協助荔枝窩改善設施的同時，又能配合教學目的，讓學生有確切的實習體驗。

「工業中心昔日也有進行鄉村工程項目，但近年因應需求主要都是交通方便的地區。荔枝窩與市區不同，沒有補給的機會，即使欠一口螺絲，整項工程便要停頓。每種零件和工具也要計劃得很仔細，否則有機會不能起貨。」因地方偏遠，要在荔枝窩進行暑期工程計劃的挑戰特別大，工業中心導師團隊的前期預備及策劃工作要十分充足；同樣地對學生而言，要在陌生的鄉郊地區留宿工作，滋味相當難忘。

「雖然留宿時間是星期一至五，但實際工作時間只有兩三天，還要面對八月的炎熱和狂風暴雨天氣進行戶外工作，學生便更需要掌握時間控制及工程管理的技巧應對突發情況。未到荔枝窩實習以前，學生們其實只有在工業中心內進行了工程工作的基本訓練。實習就像是角色扮演，模擬建築公司的運作。學生來到現場便要自己執行工程了。」

溫同學是 2016 年的實習生，他形容自己在這次荔枝窩的工程中身兼了學生、工人和工程師的身分，而一件突發事件更令他明白到工程師應該如何以專業態度處理各類型的工作。「我們本來已把棚架搭好了，但臨時多加了建造工作枱的要求。因這並不是預期的工作，我們整隊同學和 Calvin Sir 便需要重頭構思如何利用剩餘的材料建造，應選哪一號的鐵

管。因不同鐵管有不同屬性，這給予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訓練機會了解不同材料的性質。平日上課基本上不會關注這些細節。我們參考了荔枝窩現成品的設計，加點改良，便開始動工。當我們終於身水身汗完成了工作枱後，才發現設計細節出了錯誤。這個錯誤不會影響即時的性能，但長遠會降低工作枱的耐用性。難題來了：我們應否把整個工作枱拆掉重新組合？還是就這樣交貨？當時阿 Sir 並沒有給意見，要我們自行作決定。即使是工業中心的導師們也覺得很辛苦，要逐支逐支鐵彎曲，而且容易弄損手。加上當時已到黃昏，大家都已身心俱疲，不如吃晚飯吧。怨聲載道的情況下堅持重造是很難下的決定，但最後大家一起討論，到底這樣完成一件工程是錯或是對？是否現刻能交貨便算？最後大家都認為還是要有責任感，決定重新再造，因為今天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工作枱，但假如未來是較嚴謹建構的建築，作為工程師一定要考慮長遠安全性和耐用性。因為已經造了一遍，已熟手了，所以重造花的時間只需一半。」

「大學為何要提供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機會？就是希望有實踐的體驗。除了知識技術以外，對外實習可訓練同學的應變能力，學習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培養出責任感等。」工業中心的 Sally 認為荔枝窩的實習還給了學生們一個特別機會接受全人教育。「到荔枝窩實習，學生可以走進社區，認識本土文化傳統，學習如何尊重大自然。他們住在村民家，親身體驗到當地人的生活，也同時讓他們體會到工程知識除了運用作大型基建項目，社會上還有許多情況都需要到他們的工程知識作支援。荔枝窩便讓他們看到很多時候一些設計得宜的工程往往可以大大貢獻地區發展，例如一些小型發電系統和排水排污設施對當地人已經很受用。」

與熟悉的都市環境相比，鄉村可能更易啟發學生的創意。有行山習慣的成同學便在荔枝窩看到一些新的鄉郊可能性。「行山也會經過一些荒廢鄉村，但這一趟在荔枝窩才算真正真正了解鄉村是什麼一回事，才可再思考可以做什麼。從工程角度看，是否可以發展水耕？舊屋維修可否保留原有特色？我想荔枝窩發展未必需要許多額外的東西，反而是如何呈現當地文化，讓遊客在村裏小住、體驗耕種、美化鄉村等等。」

鄉村再生能源組合、農場管理 Apps、生物炭發展……現時全球各地都有大小小針對鄉郊發展的工程研究，比如抗災、保護土壤及水源、小農和對應全球暖化的研究，這些對本地學生都是一些全新領域，也許不久之後我們便能在香港看到這些鄉郊創新（rural innovations）。



荔枝窩便讓他們看到很多時候一些設計得宜的工程往往可以大大貢獻地區發展。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a tree trunk covered in vibrant green moss. A fern with long, narrow, dark green leaves is growing out of the mos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ame. The background is blurred, showing more of the forest floor and other trees.

緣續



緣續

策動永續發展坊總監林維峯教授

相信以上文章已帶出了在人口稠密的國際都市研究鄉郊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在這最後的篇章，讓我們作一個簡單總結：

保育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功能 鄉村是人與大自然的交匯點，有著獨特的生態環境，同時緩衝了人類對高敏感度生態環境的騷擾。鄉村生態環境需要適度的人為治理才能維持當地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的完整。荔枝窩的水稻復耕修復了當地的濕地功能，令兩棲及爬行動物的種類及數量增加，豐富了地方的生物多樣性。復耕農地上種植了不同農作物，營造出多樣化的生境予不同生物作棲息地。復耕採取了以保育生態及環境為本的農耕方式，實行有機耕種，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適當科技；這不但大大減少了農業對環境的影響，並長遠有助緩減氣候變化。



提升城市糧食保障及縮短食物里程 一個永續的城市應當有相當的糧食自給能力，以保障城市的糧食供應和穩定糧食價格。在現今氣候變化、能源短缺、環境污染以及全球可耕地面積不斷縮減的世代，糧食自足至為重要。然而，如今進口食物佔了香港食物消耗總量的九成半，本港的鄉村若能復興其農業經濟，將有助提高糧食保障，改善食品安全。此外，本地出產的糧食因運輸路程較進口食物短，涉及的碳排放相對偏低。「永續荔枝窩」計劃的復耕工作讓偏遠鄉村重新連接到本地糧食供給的軌道，並創造了新的鄉村經濟機會讓當地人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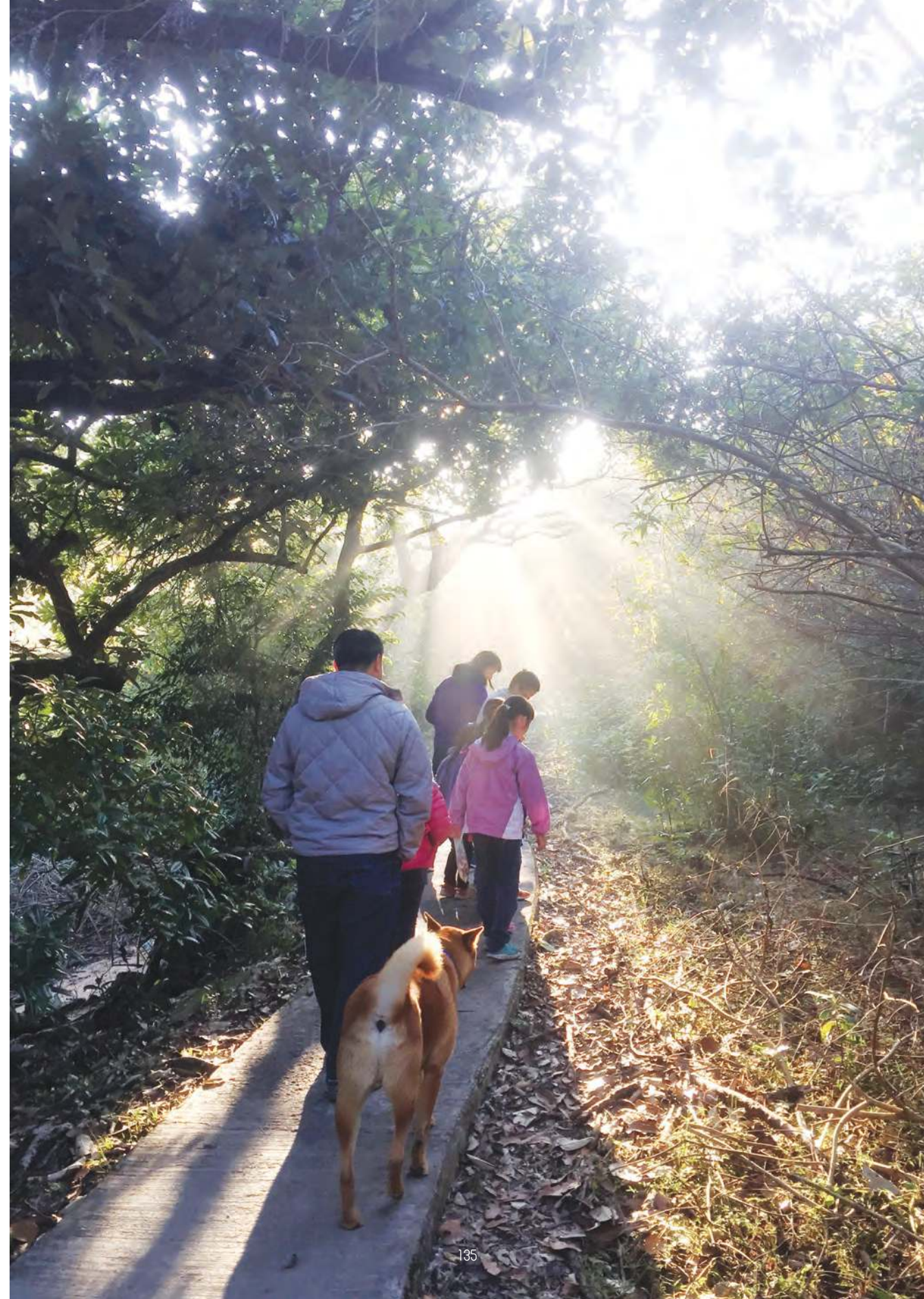
延續本土傳統社區歷史文化 隨著本土農業式微和急速的現代化，農村景觀以至傳統文化亦漸漸消失。我們在荔枝窩進行了口述歷史收集、傳統農業展覽、古蹟修復、傳統技術活化（如客家茶粿、民俗植物和泥磚製作）等等與傳統文化息息相關的活化活動，這有助社會大眾了解昔日農業社會的歷史，認識香港的文化多樣性，亦同時復興了傳統鄉郊的永續管理系統。

實踐「樂活」生活模式

都市生活急速，市區環境污染擁擠，又缺乏綠色及健康的生活空間，近年愈來愈多城市人被吸引到鄉村地區生活，享受優美寧靜的鄉郊環境以及較為簡樸的農村生活。歐美等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出現這種逆城市化現象。「永續荔枝窩」計劃使村中恢復了生氣，陸續有城市人搬進村中居住，與此同時有不少原居民希望回到村中過退休生活。生活在鄉村，人們可以學習到鄉村生態文化和食物生產過程。鄉村拉近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讓現代人重新摸索和體會如何與大自然和諧共處。

現時本地鄉村復興面對很多困難，包括社區網絡消失、經濟活動式微、技術發展落後、政策嚴重向市區傾斜、社會缺乏永續發展系統之共識。「永續荔枝窩」計劃的經驗讓我們更透徹了解到「協作」對解決以上問題的重要性。計劃最值得其他鄉村借鏡的是夥伴關係（partnership）的建立，例如業權人與社區外人士的合作以及尋求不同持份者的支持，不同的專業領域（如農業、科技、建築、規劃、保育等）如何參與鄉郊發展協作，以及如何建立組織之間、社區之內「求同存異的合作機制」，以確保有不同關注的團體能促成共同理念達成合作。2016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向全球發出在地行動呼籲，以響應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當中便強調了需要多元協作及務實的精神來保護人類和地球的福祉。

「永續荔枝窩」計劃實踐了一個整全的多元活化模式，當中包含了保育文化、生態和景觀等不同形式的保育概念，並同時兼顧鄉郊社區生計發展。2017年10月，荔枝窩的永續發展踏入另一個新里程，將圍繞三個主軸：香港鄉郊基金將與村民合作保育及復修荔枝窩部分村屋，以長遠提供客家文化體驗式學習機會；香港鄉郊基金亦與長春社合作在荔枝窩推動生態農耕管理；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得到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支持下一階段的計劃「滙豐永續鄉郊計劃@荔枝窩」，將集中創造更多利益社群（community of interests）之間的夥伴合作關係及建立社會經濟模式（socio-economic models），以實踐協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理念；計劃更將會成立香港首個鄉郊永續發展學院，培育更多更廣的社會群組參與推動鄉村活化，實現真正的城鄉共生、永續發展。





鳴謝

「永續荔枝窩」計劃首四年的工作能夠圓滿完成，有賴以下單位及各界人士鼎力協助，謹此致謝（排名按筆劃序）。

支持單位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特別鳴謝

北區民政事務處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香港警務處邊境禁區通行證辦事處
新界鄉議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廣東省農業科學院
環境保護署

相片來源及鳴謝

封面及封底	綠田園基金
2 3 4 5 136 137	劉健明
第一章 24 26 28	香港鄉郊基金
第二章 44 45	地政總署 曾任安

46	政府新聞處
47 48 49	香港郊野活動聯會梁煦華
50	侯智恒博士
53 55(1) (5) (6)	盧詠鋒
54(2)	綠田園基金
55(2) 57 58	長春社
60 61	黎慧儀

第三章	
66 67 75 77 79 82	綠田園基金
74	徐嘉亮
83	徐倩博士
86 87	麥勤鑄、彭日進
88 89	紀小燕

第四章	
94 95 104(1)	綠田園基金
98 122	香港鄉郊基金
106	曾卓謙、尹子欣
108	李翠珊
109	徐慧珊
111	黃蘊銘
112 113	伍秀儀
114	王曉欣
115(1)	范常滿
115(2)	梁翠瑩
116	李少雲
117	Patty
118	梁永基
119	黃旨晉
120	陳玉琮

其餘照片版權屬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所有。

最後，感謝所有曾參與及關注「永續荔枝窩」計劃的人士、義工及團體！

荔誌：「永續荔枝窩」四年回顧及展望

編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

編輯：羅惠儀、戚曉麗、姚思言、殷嘉碧、方鈺鈞

出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

地址：香港薄扶林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賽馬會教學樓 7 樓 703 室

電話：3917-4767

電郵：fosspsl@hku.hk

傳真：2857-2521

網址：<http://www.socsc.hku.hk/psl/>

設計：樂設計有限公司

承印：Elite Printing Ltd.

出版日期：2017 年 11 月初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88-78521-1-7

本書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資助出版

非賣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